

# 紅樓二尤

劇本

孔另境編

正言文藝叢刊

# VI

正言出版社



版權  
不准  
所翻  
有印

紅樓二尤（戲劇）

孔另境編

實價金圓券七角正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初版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三四二號  
**正言出版社**

電話九四九一五

印刷者

中和印刷廠

## 前記

我看紅樓夢還是在讀中學時代，當時被這小說着迷得了不得。所謂「着迷」，只不過對它的故事而言，這小說在藝術上的成就是並不瞭然的。等到我重讀紅樓夢，也在十五年以前，那時似乎很激賞作者的藝術成就了，我會把它做過一點分析的工夫，在分析的當兒，我特別提出幾個認為寫得成功的人物，其中尤三姐就是一個。我覺得作者寫尤三姐，寫得非常突出，雖不過短短的幾段，可是寫她那副剛烈的性格，風流的姿態，真是活躍在眼前一般。我那時很想把她寫成一篇小說，也為它寫過大綱，也許還寫過幾段本文，可是終限於才力，沒有把牠寫完就擱下了。似乎很同情尤三姐那股烈性，這是古中國女性最高貴的表現。她是一位封建時代下

的女性，但是她却有勇氣提出自己的心願，而且堅持這個心願，一直要到證明這心願不能達到時，她纔勇敢地自殺了。

小說雖沒有寫成，可是這願望永遠蘊積在心坎裏。後來有一家書坊要出舊小說的潔本，我就擔任了紅樓夢的刪改工作，這工作使我不能不重新溫讀，一遍又一遍地仔細咀嚼起來，因而我獲得了許多新的發見，其中之一就是關於「二尤」的故事。「二尤」的性格截然不同，三姐精明強幹，二姐溫柔寡斷，雖然結果兩人同樣以悲劇下場，可是死的價值究竟是不同的。我那時就想從強調這性格着手，把牠獨立寫成一篇文章。這觀念的孕育，一直要到三年以前，我開始學習寫劇本，認為倘能把這故事寫成劇本，未始不是一篇好題材。等到我連續寫出五六種不成品的劇本以後，我開始整理起這部分材料來了，那時上海的京劇正演着「紅樓二尤」，我去看了一次，打算從京戲裏發現些什麼，結果却是一個失望。於是我開始不管好歹的動起手來，人物確定了，故事也綴成了，幕表也佈置好，當我開始着手寫的時候，又

發生了一種新的見解，我不但要強調這「二尤」的個性，而並還得強調她倆的思想：二姐是慕虛榮，貪安逸，不知感情生活的一個典型；三姐却不同，她年紀雖比二姐小，可是見識却比二姐高，她懂得人情世故，她洞悉她們周圍的是些甚麼人，她懂得感情，她要為自己的心願生活着，她堅毅地要達到她的理想，不顧慮生活，也不顧慮地位，她是封建時代的反抗女性的典型。因為有這兩者的對比，所以我把故事的重點就安放在她們對於選擇對象的分歧上。柳湘蓮曾經愛過二姐，但不被二姐所接受，因為她瞧不起柳郎的窮光蛋，她願意嫁給賈府的大少爺賈璉作二房；可是三姐其實對柳郎早有好感，祇因知道他在追求二姐，所以不便流露她心中的秘密，後來二姐嫁給了賈璉，柳郎失望而去以後，她纔表示願意嫁給柳郎，而且除了柳郎不嫁任何人。可是世事原不能如理想之美滿，她雖一心於柳郎，柳郎却因嫌她是二姐的妹妹，他怨恨二姐的無情，自然他也不願意接受這個舊情人的小姨了。三姐既見她的理想不能達到，又覺得柳郎之不接受完全因為柳郎把她和二姐同樣的看

待，羞而又忿，毅然自殺以明志。二姐既嫁賈璉，她唯一的希冀是安逸的生活，可是事實偏偏不能使她安逸，最初是唯恐賈璉的大婦鳳姐兒知道，後來既知道了，又受了鳳姐的誑騙，接進了賈府裏去住，她原想從此可見天日，安逸地生活起來了，不料鳳姐安着歹計，把她折磨得不能忍受，無奈，只得吞金以自殺。

當我決定了主題，決定了劇名「二尤篇」，而且寫好了一二兩幕的時候，聽見石華父先生也在寫「二尤」故事的劇本了，而且見到了演出的預告，我想既有人在寫了，雖不一定觀點相同，總不免有浪費筆墨之嫌，我因此就把進行中的寫作暫停起來，打算等石先生的劇本公演的時候，去看了以後再決定寫或不寫。但是石先生大作的演出也似乎經過相當曲折，演出的戲院是搬家了，從關心搬到了金都，公演的日期却遲遲未有決定。正在那時，我却遭逢了一個突發的變故，我被日本的憲兵隊捕去了，一住四十多天，等我被釋放出來以後，我赫然看見金都正在上演「紅樓二尤」的劇目，我高興得很，以為總可以有機會去領教一番了。不意沒有三兩天

吧，一不經意，金都的劇目突然換了。我那時身體有種種病患，我是被醫生勸告須要休養的，然而因此，却失去了一向等待的機會，我終不能獲得了「他山之石」的幫助。

現在，離出獄已經快半年了。河山重光，從前虐殺我的敵人，正在受着應得的報應，我再不會有任何的威脅了，可是我的心願却永遠地欠着——我自己既不能把這故事寫出來，我又見不到人家的成就，我感到彷彿欠着的債務一直賴着歸還似的沉重。

這次，我又下了一個決心，不管人家寫得比我好上百倍萬倍，我一定要繼續把這劇本寫牠完成，以償我十數年來的宿願。翻譯外國的作品不妨同時有多種的本子，我這小小舊故事的改裝，也無妨讓它多幾種形式吧。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二紀念日

第一幕

登場人物

尤三姐

尤老娘

尤二姐

興兒

賈璉

隆兒

1  
景



小花枝巷的賈璉新住宅。這是一間內廳。廳中陳設，雖非富麗，但亦潔淨有致。正面爲坐坑。右面爲明窗，窗外綠葉紅花，極富風趣。左面置紅木方桌及棹椅。牆上掛有字畫，其中一幅爲觀音像。幕啓時，尤三姐獨坐坑上，手執佛珠，口微吟動，似在唸佛，惟不聞聲。稍停，尤老娘上。

老娘：三因，你倒自在啦。

三姐：（停止唸佛，起立）媽。

老娘：三因，你這樣唸佛，有什麼用呢！

三姐：媽，爲什麼沒有用？

老娘：唸佛，是得一心嚮佛纔成！你現在爲他而唸佛，一心在惦記着他，這有什麼用！

三姐：我原不想討菩薩歡喜，我原不想成佛昇天，我是爲堅定自己的心眼兒，我是爲避免人家當咱們粉頭兒來欺侮，所以我的唸佛，壓根兒和普通人的唸佛不同！

老娘：（嚴重地）三因，你說話得當心點！誰把我們當粉頭兒來着？

三姐：哼，打量我瞧不出這兩個寶貨的存心！——

老娘：你是說你的兩個姐夫麼？這就是你的心眼兒太狹了，他們和你鬧着玩兒是有的，彼此是至親，這也算不了什麼，可是你說他們想欺侮你，那是你的看法就太過份了！

三姐：還說我過份？我纔不過份呢！就因為我們太老實了，太把他們當自己人了，所以他們纔敢欺侮我們！

老娘：可是你昨天這樣打發他們，太使他們難堪啦！

三姐：難堪？我就要給他們一點難堪，纔使他們知道不是每個女孩子都可以隨便欺侮的！

老娘：好了，我也不想和你多辯，可是我得告訴你：下次他們來的時候，你得對他們客氣一點！

三姐：現在我不是在唸佛吃齋了麼？以後他們也不好和我再說玩話，不說玩話，自然是客氣了。再說，他們也已經知道了我的心，我諒他們也不敢再起什麼歹念。

老娘：但願這樣纔好。彼此是至親，弄的面紅耳赤成什麼樣子呢。至於你的心事，我也不來阻擋你，這姓柳的，長相兒倒果然不差，可不知他的心地怎樣？

三姐：媽，他的心地我早有一點看出來的。

老娘：你怎麼會知道？

三姐：您老人家還看不出他對二姐很有意思麼？

老娘：我那裏會知道！

三姐：他對二姐原是很有意思的，可是二姐似乎嫌他窮，不歡喜他。

老娘：窮不窮我倒不放在心上的，張華那小子要不是潑皮沒出息，我也不會答應退

掉這門親事的。

三姐：可不是麼！一個人窮些怕什麼！只要這個人有希望我想決不會窮一輩子的。

老娘：想不到你這樣小小一點年紀，竟有這見識！

三姐：媽別挖苦我啦！（稍停）二姐可不這樣想，所以她情願嫁給賈璉。

老娘：可是賈璉這人，看去倒也挺能幹的。

三姐：能幹是能幹的，可是他家裏還有着老婆，而且這老婆是出名的鳳辣子，我怕

往後的難關還多哩！

老娘：我也何嘗不知道！只是二因一心向着他，我對她說的話她那裏聽的進！

三姐：反正這是她自己的事情，享福也好，吃苦也好，不管人家什麼事。

老娘：你二姐的事情已經做了，也不必再去說牠，現在你的事情，我倒着實替你擔

心呢！

三姐：這也用不到媽擔心，俗話說的好，「一兩黃金一兩福」，要得到這一兩黃金，

就得有一兩的福氣，沒有這福氣的，擔心又有什麼用？

老娘：可是這姓柳的是一個東闖西盪慣了的人，誰知道什麼時候轉來；再說，這還只是你一個人的思想，萬一他不樂意的時候，你豈不白白犧牲自己了麼？

三姐：（若有所思）是的，也許他不樂意！……二姐確實辜負了他一片深情，他原是一心向着二姐，可是二姐太不堅定了，竟會拋棄他和賈璉這寶貨好起來！媽，您說還是賈璉好，還是柳湘蓮好？

老娘：照你說，自然是柳湘蓮好了。

三姐：（撒嬌地）媽也打趣起我來，我可不依！

老娘：不管誰好誰壞，反正現在的生活總是賈璉供給咱們的……。

三姐：（打斷）媽，事情是要往遠一點子看的，像現在二姐這樣，究竟還沒有名分，萬一被他家裏的那一隻雌老虎探聽出來的時候，正不知有一場多大的禍事哩！媽，您不能把這裏當作安樂窩的，照我的意思，媽還得打點子心纔是正經！

老娘：你的意思要我怎樣？

三姐：照我說呀，媽得逼着賈璉把這事情向他家裏去弄個明白，他老婆答應便罷，要是萬一不答應的話，咱們有三條性命去和她拚！

老娘：你的意思我何嘗沒會想到，可是現在二因的心完全偏着賈璉，要她去向賈璉說怕也是白費的。

三姐：哼，二姐這人真是糊塗透頂了！眼光一點沒有，耳根子又是軟得要命，她要是想一味享現存的福，我怕她沒有這福份。這個時候，賈璉對她正在火熱頭上，提出來是容易辦到的，要是過這麼一年半載，看賈璉對她還有現在這麼好，到那時候，事情怕更難辦了！我不是故意要咒二姐，照二姐這副朝三暮四的心腸，我怕她得不到好結梢的。

（尤二姐上）

二姐：媽，您也在這裏，我聽三妹在說什麼好結梢不好結梢的？

老娘：沒有什麼，她在瞎扯吧了。

三姐：二姐，我是在說，你和賈璉太好了。

二姐：三妹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三姐：我是說，咱們的感情要熱，咱們的頭腦還是要清爽一點的。

二姐：你是說我頭腦糊塗麼？

三姐：二姐，你想想，咱們金玉一般的人，白叫這現世寶沾污了去，也算無能！

而他家裏現放着一個極利害的女人，如今瞞着，自然是好的；倘或一旦她知道了，豈肯干休？勢必有一場大鬧。你二人不知誰生誰死，這如何便當作安身樂業的去處！

二姐：照你的意思怎麼辦呢？

三姐：我說你應該逼着賈璉，要他去求老太太答應，只要他老太太一答應，他的老婆也不敢怎樣了。況且他老婆是沒有生育過的，老太太也未見得不答應。我

做事情是喜歡明來明去，有道理大家說，怕什麼！

老娘：二因，三因的話倒是不錯的，像現在這樣偷偷摸摸，總不是一個了局。

二姐：媽，您老人家不知道，賈璉曾經答應過我？

老娘：他怎麼答應你？

二姐：他說……

老娘：怎麼說？

二姐：他說鳳姐兒的身體，一向不大好，怕長不了壽，只等她一死，便接我進去。

三姐：哼，虧你有這一副老實心腸！

二姐：你說他不會麼？

三姐：我告訴你：鳳姐兒死不死誰能做得了主！即使她現在身體不大好吧，也不見得就會死。即使果然死了，你相信他一定會接你進去麼？我說，你應得忖明

白一點：賈璉娶的是你的年青和美貌，什麼傳種接代，你別聽他這一番鬼



話！他這會子花了幾個臭錢，把姐姐拐來做二房，『偷來的鑼鼓兒打不得』，我倒偏要去會會那位鳳辣子看，看她是幾個腦袋，幾隻手！若大家好講和便吧，倘若有一點叫人過不去，我有本事和那潑婦拚了這條命！

老娘：三因的性子總是烈火似的，動不動就是拚命。我說，你的脾氣得好好兒改一點纔成！

三姐：媽，您老人家不知道，他們這種人都安着什麼心眼兒，像前回吃酒的事情，我要是不給他們破着沒臉皮，咱們不知要給他們欺侮得怎樣哩！

二姐：三姐，你這話也不免說得過分了。

三姐：哼，過分？一點也不過分！我年紀雖然沒姐姐大，可是這種人的心理我要比姐姐明白得多！

二姐：好了，好了，這些且不去說他，我倒要問問你：你現在認定非柳湘蓮不嫁，你這眼光可有自信？

三姐：你暫且不要管我的事，我要問你：你究竟願不願意逼賈璉去向他們老太太說

明？

二姐：好，我聽你的話，回頭他來的時候，我來問他。

三姐：姐姐要是能辦到這一點，不但你自己的前途有了保障，而且媽也有了一個安身之處，至於我，是用不到你們管得的！

二姐：那末你的意思是堅決的了？

三姐：當然，要不堅決，我又何必吃素唸佛。

二姐：原來妹妹的吃素唸佛，爲的要保佑柳郎快點轉來。

三姐：我纔不這麼傻呢。吃素唸佛要真有什麼用，那纔怪呢！我這意思無非是防防身，讓那些存着壞心眼兒的人沒有機會，再說，姐姐嫌柳郎窮，我到不嫌他窮！

二姐：噢，想不到妹妹竟是柳郎的風塵知己呢！可是話又得說回來，你既有這條

心，何不早對做姐姐的說呢？

三姐：啐，姐姐又要挖苦人了。你沒有嫁賈璉以前，我怎麼知道你不歡喜柳郎呢？你和他，可不是熱烈過來的？我那時如果表示一點意見，我還成什麼人呢？

我還對得起姐姐嗎？

二姐：好好，算你有理，我說不過你……

（興兒上）

興兒：老奶奶，奶奶，三小姐。

二姐：你有什麼事？

興兒：我們二爺就要來了，叫小的先來通知一聲。

三姐：來就來了，還要通知什麼！難道怕你奶奶還養着野漢子不成？

老娘：三因，你的嘴就少說幾句吧。興兒，我們知道了，你下去吧。

興兒：是。（下）

三姐：媽不讓我說，我就不說——可是，哼！……（唸佛）不若波羅咪哆……  
 老娘：三因真是……

（賈璉上）

賈璉：你們大家都在這兒……媽……三姨兒又在唸佛啦！

二姐：你來就來了，還要打發人先來知照，你可要我們接駕不成？

賈璉：（嘻笑）我那裏敢，我那裏敢！我也沒有這大福份。我要與兒來知照一聲，

怕大哥也在這兒……

三姐：姐夫，我倒要請問你一句：珍哥哥和你，可不都是我們的姐夫麼？他就是在這兒，又要什麼緊？你究竟安着甚麼心眼兒，爲甚麼要特意躲起他來？

賈璉：這……我也沒有什麼意思。

三姐：哼！你的鬼心眼兒打量我不知道，老實和你說吧，二姐呢，現在已經有了你，其他什麼人都不曾在她眼裏了，至於我，你不是也已經知道了嗎？老實

說，除了他，什麼人敢碰我一根汗毛，我就和他拚命！所以歸根兒一句，你的這種小心眼兒算是白用的，誰也不會領你這份情的！

賈璉：你說得對，算是我的小心眼兒！

三姐：什麼小心眼兒，簡直是賊心眼兒！

老娘：三因，別對你姐夫這樣沒規矩！

三姐：媽，你倒不說他說我！你看他使這種心眼兒，可是特地來欺侮我？

二姐：妹妹，算你姐夫不好，罰他趕快替你去尋柳郎。

三姐：啐，別要我說穿了好看！結親纔不過幾天，就那麼死勁幫起來，誰知道你

們：

二姐：（打斷）三丫頭，你要再這樣和我貧嘴，我可不依的！

老娘：好了，好了，自己姐妹當中又要鬥起嘴來啦。璉姑爺，三因的事，倒確實要

仗你大力了。

賈璉：媽，你放心，我早晚要把那柳老二找得來。祇要被我一訪着，管把這事情辦妥。憑三妹這一副花容月貌，保管柳老二百依百順。

二姐：那你倒別這麼說，柳湘蓮最是一個冷心冷面的人，他什麼人沒有見過，這也要看三丫頭的福份了。

三姐：我那兒有這福份，你的福份纔好呢！

賈璉：三妹，柳老二的爲人，我倒也知道一點。他這人看去確是冷面冷心的，其實倒是一個多情多義的人。他最和寶玉合得來。去年因打了薛蝌子，他有點不好意思見我們，纔不上咱家來。反正這事情由我來包辦，像三妹這種人品，不管他鐵石心腸的，包管也會鍾情的，三妹，你說我的話可對？

三姐：姐夫，不是我女孩兒家沒羞恥，這是我終身的大事，必得我揀個素日可心如意的人纔跟他，要不然，我心裏進不去，白過了這一世了！我不是心口兩樣的人，說什麼是什麼！若有姓柳的來，我便嫁他，若他一百年不來，我便修

行去了。(一面說，一面把頭上一根玉簪拔下來，磕作兩段。)一句不真，就合這簪子一樣！(說完，竟自下。)

老娘：你們瞧三因的脾氣真烈得利害，她是說得出，做得到。從前天起，她就吃齋唸佛，整日價坐在這裏，對着佛像唸佛，她說這也是表示她的決心。今天又憑空把簪子磕做兩段，還起着誓，你們說說看，有誰能降得住她？

賈璉：三妹這人彷彿是塊肥羊肉，無奈燙的慌；又像是玫瑰花兒，可愛固然可愛，可是刺多扎手！

二姐：你這人又要輕薄起來了！要是給她聽了去，又要臭罵你一頓，替你想，何犯着！

賈璉：我只是拿個比方就是了，況且她又沒有聽見。

二姐：哼！

(隆兒上)

隆兒：爺，老爺那邊緊等着叫爺呢。小的答應往舅老爺那邊去了，小的連忙來請。

賈璉：好好，我知道，你去備馬，跟我去，要興兒留在這兒答應使喚。

隆兒：是。（下）

賈璉：（對老娘）媽，我走了。（對二姐）回頭倘沒甚緊要事，我再來。

二姐：你儘幹事去，別叫老爺呼喚你不着。

賈璉：知道。（下）

老娘：你去看看三丫頭，她在幹什麼？

二姐：嗯。（下）

（興兒上）

興兒：老奶奶，二爺叫我留在這兒，你老人家有什麼使喚麼？

老娘：沒有什麼，你儘可歇歇去。

興兒：是。



（興兒將下。二姐與三姐同出。）

二姐：興兒，慢着，你忙去找媳婦麼？

興兒：二奶奶，您有什麼吩咐？

二姐：你坐在這兒，陪我們撩撩天

興兒：（沒有坐）是。

二姐：你別在我面前裝客氣，你給我坐着。

興兒：（坐）是。

二姐：興兒，你們背地裏常說你們的奶奶做人利害，可是究竟怎麼樣的利害，你倒給我說說看。

興兒：提起我們奶奶的事，告訴不得奶奶。她心裏歹毒，口裏尖快。我們二爺也算  
是個好的，那裏見得她！我們二門上該班的人，共有兩班，八個人，有幾個  
是奶奶的心腹，有幾個是爺的心腹。奶奶的心腹，我們不敢惹；爺的心腹，

奶奶敢惹。倒是爺跟前有個平姑娘爲人很好，雖然和奶奶一氣，她倒背着奶奶做些好事。我們有了不是，奶奶是容不過的，只求求她事就完了。如今合家大小，除了老太太太兩個，沒有不恨她的，只不過面子情兒怕她。

老娘：興兒，照你說，你們奶奶是什麼人也不容的，可是老太太太反歡喜她，可見得她總也有一點好處的，你不要一味在背後說她壞話。

興兒：老奶奶，您老人家不知道，我們這位奶奶只一味哄着老太太太兩個人喜歡，她恨不得把銀子錢省了下來，堆成山，好叫老太太太說她會過日子。她只知道刻苦下人，她去討好兒。倘有好事，她就不等別人去說，她先抓尖兒，倘有不好的事，或則她自己錯了，她就一縮頭，推到別人身上去，她還在旁邊撥火兒。如今連她正經婆婆都嫌她，說她「雀兒揀着旺處飛，黑母鷄一窩兒」，自家的事不管，倒替人家去瞎張羅！」要不是老太太在頭裏，早叫她過去了。

二姐：你背着她這麼說她，將來背着我還不知怎樣說我呢。我又差她一層兒了，越發有說的了，

興兒：（連忙跪下）奶奶要這麼說，小的不怕雷劈嗎？但凡小的要有造化，起先娶奶奶時，要得了這樣的人，小的們也少挨些罵，也少提心吊胆的！如今跟爺的幾個人，誰不是背前背後稱揚奶奶盛德憐下！我們商量着：叫二爺要出來，情願來伺候奶奶呢！

二姐：你這小猾賊兒，還不起來！說句玩話兒，就嚇得這個樣兒。你們爲甚麼還想往這裏來，我還要找了你們奶奶去呢！

興兒：（連忙搖手）奶奶千萬別去！我告訴奶奶一輩子不見她纔好呢！嘴甜心苦，兩面三刀，上頭笑着，腳底下就使絆兒；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她都佔全了。只怕三姨兒這張嘴還說不過她呢！奶奶這麼斯文良善人，那裏是她的對手！

二姐：我只以理待她，她敢怎麼着我？

興兒：不是小的放肆胡說，奶奶就是讓着她，她看見奶奶比她標緻，又比她得人心兒，她那裏肯善罷干休了？人家是醋罐子，她是醋缸，醋罈！凡丫頭們跟前，二爺多看一眼，她有本事當着爺打個爛羊頭似的！雖然平姑娘在屋裏，大約一年裏頭，兩個有一趟在一處，她還要嘴裏嚼十來個過兒呢！氣的平姑娘性子上來，哭鬧一陣說「又不是我自己尋來的！你逼着我，我不願意，又說我反了！這會子又這麼着！」後來倒是她去央求平姑娘！

二姐：這話就可見你是撒謊了！這麼一個母夜叉，怎麼反怕屋裏的人呢？

興兒：這就是俗話說的「三人抬不過『理』字去」了。這平姑娘原是她自幼兒的丫頭。陪過來一共四個，死的死，嫁的嫁，只剩下這個心愛的，收在房裏。一則顯她賢良，二則又爲的拴住爺的心。那平姑娘又是個正經人，從不會調三窩四的，倒一味忠心赤胆伏侍她：所以纔容下了。

三姐：興兒，我聽着你說了一大泡話，無非是說你奶奶待你們不好，容不得人，可是我倒要問你了：你奶奶做人要果然像你所說的，你們家裏有的是姑娘小姐們，她們用不到怕她，她們肯依她麼？

興兒：原來三姨兒不知道，我們家大姑娘，不用說，是好的了。二姑娘混名兒叫「二木頭」。三姑娘的混名兒叫「玫瑰花兒」：又紅又香，無人不愛，只是有刺扎手。可惜不是太太養的，「老鴉窩裏出鳳凰」！四姑娘小，正經是珍大爺的親妹子，太太抱過來的，養了這麼大，也是一位不管事的。三姨兒不知道，我們家的姑娘們不算外，還有兩位姑娘，真是天下少有！一位是我們姑太太的女兒，姓林。一個是姨太太的女兒，姓薛。這兩位姑娘都是美人兒一般的呢，又都知書識字的，或出門上車，或在園子裏遇見，我們連氣兒也不敢出。

老娘：你們家規矩大，小孩子遇見姑娘們，原該遠遠地躲藏着，敢出什麼氣呢？

興兒：（搖手）老奶奶不知道。不是那麼不敢出氣兒，是怕這氣兒大了，吹倒了林

姑娘；氣兒暖了，又吹化了薛姑娘！

二姐：（鬨笑）你這小鬼靈精，越發說得沒個上下了。

興兒：我告訴奶奶，我們家的有趣事情還多着哩。

（隆兒匆匆上）

隆兒：老奶奶，奶奶，三姨兒，我們爺要小的來告訴一聲，剛剛老爺喊二爺去，爲

了一件機密大事，要二爺往平安州去走一趟，而且要明天一早就動身，爺說

等會兒就到這裏來。

二姐：你知道是什麼事麼？

隆兒：小的那裏會知道。不過看樣子是很緊急的，不然不會趕明兒就要二爺動身

的。

二姐：既這麼着，何必還來這裏。

隆兒：是。爺叫小的這麼來說，小的也不知道爺要來和奶奶說些什麼。

二姐：好吧，你下去歇一會兒吧。明天可是你陪你二爺去？

隆兒：大概是我，說不定興兒也得同去。

興兒：平安州我倒沒會去過，跟爺去開開眼也好。

二姐：好吧，那麼你們都下去歇一會兒。

隆兒：（同聲）是。（退下）

老娘：這個家纔成了不過幾天，他就要出遠門去。

二姐：那是老爺的差遣，而且又是件要事，這裏有什麼要緊。

三姐：這位姐夫在他老爺眼裏，是一位了不起的幹才呢。

二姐：你又要挖苦人了。

三姐：我這話難道不對麼？你不聽見隆兒說麼？這件機密大事，既特地要姐夫去，

自然是因爲姐夫有才幹，老爺信託得過，媽，您說我的話可是挖苦姐夫？

老娘：三丫頭的話倒不是挖苦。

三姐：姐姐，你難道不相信姐夫的能幹麼？

三姐：我不和你說。

（賈璉匆匆上）

二姐：既有正事，何必忙忙又來？千萬別爲我誤事！

賈璉：也沒有什麼事。只是偏偏老爺要我出一趟遠差。

二姐：聽隆兒來說，這件機密大事，不曉得可當真？

賈璉：事情原有些重要，所以老爺要我明天一早就動身。

二姐：大概多久可以轉來？

賈璉：來回總得半個月工夫。

二姐：半個月也不算長，家裏一切自有媽和我們姐妹料理，你但可放心。只是有一

件事你千萬要放在心上，你隨處得打聽打聽柳郎的消息，倘使能打聽到的



話，派人去把他接到京裏來。

賈璉：我剛才問過跟寶玉的小廝，他們說的確的消息是不知道，當初走的時候，聽說也是往平安州一帶去的。

老娘：那倒有些巧了，你也許可以碰到他的。三丫頭的脾氣執拗得兇，不依她是不成的，你千萬把這事放在心裏就是了。

三姐：姐夫，你也不必特意去找他，倘使有緣分，總會有一天來的；倘使沒有緣分，尋了他來也沒有用。

賈璉：對，對，三妹的話不錯。

（三姐自下）

二姐：你別聽三丫頭的話，這個人是萍蹤浪跡，知道他幾年纔來？倘不轉來，豈不白耽擱了三丫頭的大事。不過有一點你得記住：你千萬別說穿是我的妹妹！

賈璉：是不是怕他記恨你的原故？

二姐：也許有一點點。

賈璉：這事情你今天不說，我自然不便問你，你既經說了，我倒要問你一句：柳老二當初對你也算鍾情的了，你爲什麼不給他一點顏色？

二姐：這……這是各人的性情吧了。

賈璉：可是三妹偏偏找定了他！

二姐：這也是各人的性情吧了。三丫頭喜歡他，當然也有她的道理。

賈璉：你倒說說看？

二姐：她又沒曾告訴過我，叫我怎麼能說呢！

賈璉：柳老二這人其實真不壞，他的脾氣雖有些特別，可是我聽寶玉說，他實在是個多情而且任俠的人。你怕還不知道哩，他練有一身好功夫，平常人休想得過他，上次薛蟠吃了他的虧，也就因爲把他看錯了人。

二姐：你既這麼賞識他，這個媒自然可以寫包票啦。

賈璉：只要碰得到他，我怎麼也得把他拉到京裏來。

二姐：好了，你別嘮叨了，快些轉去預備預備吧。

賈璉：我也不要預備什麼，趕明兒一早動身就是。

二姐：可是你總得回去和你老婆談談，別要儘耽在這裏使你家裏犯疑。

賈璉：你既這麼說，我回去就是了。媽，這裏一切全要您老人家操心啦。

老娘：你儘可放心前去，這裏我會料理的。

賈璉：那麼我明天早晨就不來這裏了。

老娘：不必再來。

賈璉：那末……（望着二姐）我走了。

二姐：（似不捨地）你……你一切自己當心！

賈璉：我知道。

二姐：早一點轉來！

賈璉……（點頭）是……（走出）

——幕徐徐下

登場人物

第一場

賈璉

薛蟠

柳湘蓮

僕人

興兒

隆兒

第二幕

## 酒保

景——

平安州大道上。一傍爲一酒家，門前高挑着酒幌。一傍爲樹木數枝，另置一二石櫬。

暮啓時，台上無人。稍待，聽見有數匹馬蹄聲，自遠而近，接着聽見賈璉和興兒摩兒的說話聲。

興兒：（聲）二爺，前面不是有一處酒店了麼？我們就在這兒歇一忽兒吧。

賈璉：（聲）唔，也好，那末就把馬拴在這兒吧。

（下馬聲。接着賈璉在前，興兒隆兒隨着上。）

賈璉：在這兒開一家酒店，倒是二樁好買賣。

興兒：二爺的話可不是麼？我們一路來差不多看不見有歇腳的地方，這平安大道可

也太冷清了！

隆兒：歇腳的地方還怕沒有？這石櫬不也是歇腳的地方麼？只是沒有喝一口水的地

方，二爺，您說我的話可不錯？

興兒：算你會調詞兒。

賈璉：（向店裏一望）怎麼連人影兒也沒有一個？

隆兒：時光還早，趕道兒的還趕不上這裏哩。

賈璉：你是說我們起腳起得太早？

隆兒：小的不是說咱們起腳太早，而是那三匹馬的腳力健，走的快，所以就趕在人

家前頭啦。

興兒：你是一個癩蟲，一躺下就彷彿死人似的，天發亮還在那兒打鼾，要不是我給你打醒的話，咱們此刻可能趕到這兒麼？——爺，我們就到這店裏去坐一會兒吧？

賈璉：好，好的。

（三人走進酒店。）

興兒：（向店裏喊）喂，小二，這兒可有人呀？

(酒保上)

酒保：噢，三位爺們可到的早。

興兒：早？一點不早！你怕還不曾睡醒哩！

酒保：爺，你在說笑咱啦！早雖早，可是小的已起身三個時辰哩。

興兒：可見已經不早啦。

酒保：(笑)三位爺請進。三位爺可是安步兒來的？

隆兒：你不見那邊樹上帶着我們的牲口麼？

酒保：(望)噢，小的想：要是爺們不是坐牲口來的，可有這麼健的脚力走得那麼

快！

賈璉：小二，你別多囉嗦，去燙幾壺好的酒來給我們解解渴。

酒保：是。(下)

賈璉：不知還有多少路程？我們已經走了三天，約摸也應該到了。



興兒：可不是麼？昨天我聽店裏人說，這兒離平安州還有三百來里，要是走得快些的話，也得兩天，照小的估量，明天準可到啦。

賈璉：你們沿路可會打聽：柳相公有下落沒有？

隆兒：小的沿路問來，可都說不上個準兒。

興兒：小的也到處問人家，他們都不曉得柳相公。

賈璉：這是三姨兒的大事情，要是咱們沒法把柳相公尋到，三姨兒就永遠的吃齋念佛，永不嫁人啦！

興兒：這三姨兒可也算是一個有心人，她認定要嫁給柳相公，這柳相公不知是那兒來的造化。

隆兒：像三姨兒這麼的標緻人，可也只有柳相公纔配。

賈璉：你怎麼也認識柳相公？

隆兒：上回不是在咱們家唱戲，我可瞧得清清楚楚的。

賈璉：你別以為柳相公是唱戲的，他纔不是呢。

隆兒：小的聽寶二爺的小廝說過，柳相公真是一個文武全才哩！他的文才比寶二爺還高，同時他又練就一身武功，平常三二個人近不得他身。

賈璉：你們難道不知道薛獸子被他打過一頓麼？

興兒：我們還有什麼不知道的，薛二爺被他打得死去活來，還給他扔到水溝裏去，

幾乎淹死呢！

（酒保取酒上）

酒保：請三位爺喝酒。

賈璉：你放在這兒吧。

酒保：是。（下）

賈璉：柳相公也是爲了打薛獸子的事情，所以纔離開了京裏，可不知他往那裏去的？

隆兒：照小的想，大概總在這裏一帶。

賈璉：那末我們要想辦法把他尋到纔好呢！你們得隨時在意，要是尋到他，我回去都有賞。

興兒：小的們不用爺吩咐，到了平安州，我們可以到處去打探，說不定就在平安州。

賈璉：我也但願這樣。你們不知道三姨兒的脾氣再拗也沒有的，她是說得出做得到的，她這次既然說出了非柳相公不嫁，別想她改變主意，我現在擔心的，倒不是一定尋不到柳相公，柳相公既然在這兒一帶，遲早會給我們打聽到的，我是擔憂萬一柳相公已經定了親事，或者對三姨兒沒有意思的話，那事情可難辦啦！

興兒：爺說怕柳相公定了親事，那小的倒不敢說準；至于柳相公不娶三姨兒，那可決計不會的。三姨兒的標緻，這京城裏是有名的，小的想柳相公也不見得沒

有見過，現在有這好機會，我怕柳相公不知要怎樣感激爺做這大媒呢。

賈璉：可是你們不知道：我臨走的時候，你二奶奶特別吩咐，要我別提出三姨兒的

名字來，這不是有些麻煩嗎？

隆兒：這又是甚麼緣故？

興兒：這是甚麼道理？

賈璉：這是你們不知道的。

興兒：噢，怕事情不成，失了大家的面子。

賈璉：也許有一點這關係，可是還有別的原因，你們是不知道的。

隆兒：爺不能向小的們說說麼？

賈璉：噢。——不，這不大好告訴你們。

興兒：爺對我們，還瞞着什麼呢？

隆兒：爺做的事情，不是小的們全知道麼。

賈璉：好吧，我就給你們說：這位柳相公，過去也喜歡你們二奶奶的，可是二奶奶不喜歡他，所以要是一提出三姨兒的名字來，柳相公一記恨，就決不會答應的啦！

興兒：原來有這道理。——這事情可有些難辦哩！

隆兒：小的以為有爺做大媒，柳相公總也相信得過去，就是不提三姨兒，怕也沒有關係。

賈璉：我也但願如此纔成，否則的話——

（遠遠來人聲，這邊的說話就打斷了，大家注意人聲的來處。慢慢地走出了三個人：第一個是薛蟠，第二個是柳湘蓮，第三個是僕人，僕人的肩上挑的副担子。興兒彷彿第一個發見來人是誰，突的跳起身，一邊喊——）

興兒：爺看，來的不就是薛二爺和柳相公麼？

賈璉：（望）啊喲，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們兩個不是冤家麼？怎麼會在一塊兒了？

隆兒：這倒有些怪！……

薛蟠：柳二弟，咱們走得也累了，就在這店裏歇一歇脚吧。

湘蓮：好吧，隨你的便。

（三人漸漸走近店來，這裏賈璉和興兒隆兒早已迎出店去。

賈璉：薛兄弟，柳老二，（一邊作揖）巧會，巧會！

薛蟠：（突然一怔）怎麼？璉哥，你在這裏？

湘蓮：（作揖答禮）璉二爺，好久不見哩，你好？

賈璉：我們到處訪你，不道却在這兒碰到你！

湘蓮：二爺找小弟有什麼事？

賈璉：我們且進店去坐着，再慢慢兒告訴你。

（大家同進店去。）

賈璉：小二：你再去添三副杯盞來。興兒，你們三人到那張桌上去喝幾杯

（分成兩桌坐定，酒保下。）

薛蟠：璉哥，你要往那兒去？

賈璉：我們剛從京裏出來，要上平安州去替老爺幹一點差事。——你們呢？

薛蟠：我們正是從平安州下來，要回京去。

賈璉：薛兄弟，你在幹買賣了？

薛蟠：談不到幹買賣，只是在京城裏悶得慌，到外邊來散散悶。

賈璉：柳老二呢？你可是上京去？

湘蓮：不瞞二爺說，小兄弟的行蹤自己也摸不定的，今天想往東走，明天忽然又向

西去了。可是這次却是要到小兄弟的一個姑媽家去一趟，在半路上碰見了薛

大哥，就結伴同行了。

賈璉：噢，原來這樣。

薛蟠：璉哥，你還不知道，我們這次下來，竟在半路上遇見了一夥強盜，把帶來的

一點貨物統統給搶了去。不想柳二弟剛從那邊來了，方把強盜打散，奪回貨物，還救了我們的性命。我謝他又不受，所以我們結拜了生死兄弟，如今一路同行。

賈璉：竟有這等巧事，也算是薛兄弟的好運氣！自從你們上回鬧過以後，我們忙着請你們兩個和解，誰知柳二弟蹤跡全無，後來聽說薛兄弟也出門去做買賣了，想不到你們兩個今日倒在一處了。真所謂「不是冤家不聚頭」你們要是沒有上次的一鬧，今天那裏會結拜爲兄弟呢？

湘蓮：俗語所謂「不打不相識」一點不會錯的！

薛蟠：你們老嘮叨些過去的事情幹嗎？來，咱們喝一杯。

（同喝酒）

薛蟠：這次柳二弟去探望過他的姑媽以後，我還約好了他京裏相見。我先進京去給他尋一所房子，尋一門好親事，大家過起來。



湘蓮：大哥，你一高興，說話又要脫了輻啦！璉二爺，你剛才說有話要跟小弟說，不知道有何見諒？

賈璉：真是再巧也沒有！就是剛才薛兄弟所說的要給柳二弟提親，我現在正有着一門好親事，配二弟是再合適也沒有了，可不知柳二弟要不要我來做個媒人？

薛蟠：再好沒有，再好沒有！我因為纔來京不長久，認識的人不多，正在發愁尋不  
看一位合適的給二弟，璉哥在京城裏滿是熟人，你要肯做這個大媒，包管稱  
柳二弟的心。可不知是那一家？

賈璉：你們要是相信我，就不用問那一家，以柳二弟的人品，我包給選一個合適的  
給他。

薛蟠：我們對璉哥還有什麼不相信，那麼這事情就一準拜託璉哥了。

賈璉：我有一門現成的好親事，所以不必再去尋得，只要問柳二弟願意不願意？

湘蓮：二位老哥別給小弟開玩笑！

賈璉：這那裏是開玩笑！我是在說正經！我在京城裏看見一位才貌雙絕的好女孩子，又是我們賈家的親戚，這女孩子的母親託我要物色一位配稱的夫婿，我一想，只有柳二弟可以配得上，因此就到處打聽你，却一直也找不到你的蹤跡。

薛蟠：那末，璉哥不如說說，究竟是那府上的好千金？

賈璉：我說你們如果相信我，就不用問是那一家，反正我不會給柳二弟上當！

薛蟠：既然如此，這就算定了。

湘蓮：璉二爺，薛大哥，你們別給我開玩笑，好不好？

薛蟠：誰給你開玩笑，難道璉哥的話你還不信託麼？

湘蓮：大哥，事情不是這麼隨便說說就成功的。承璉二爺看得起小弟，自然是好得很，可是小弟對於這件事情，近來冷心得很，想過幾年再談不遲。所以你們二位大哥的意思，兄弟着實感激，只是一時不敢領受。

薛蟠：這你是什麼意思呢？你難道真不相信璉哥替你做的媒麼？至于應聘禮，

自有做哥哥的承當，一些也不用你費心得，你難道還不答應麼？

賈璉：大概柳二弟是不相信兄弟做的媒人。

湘蓮：這是那裏的話！承璉二爺瞧得起，小兄弟已經榮耀之至，豈有不相信之理。至于薛大哥所說什麼聘禮等等，更其是談不到。實因兄弟現在無心于此，所以只好心領二位大哥的盛意。

薛蟠：不，不成，柳二弟，咱們既然結爲生死之交，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你的年齡也已經不小了，怎麼好一直不結親，這是萬萬做不得的！璉哥，一準如此，這事情由兄弟來作主爲定，你要是承認我這個大哥，你要是相信我這個做大哥的一番真心實意，你就聽從我的話，讓璉哥替你說定這門親事。

湘蓮 大哥，這萬萬使不得！

薛蟠：爲什麼？

湘蓮：這因兄弟自小就由姑媽扶養成成人，所以這種大事情，還得先稟明家姑媽纔可決定。

賈璉：我想柳二弟的青春也不小了，令姑媽既不替你作主定親，自然是怕她給你選的不中你意，因此兄弟的意思，要是柳二弟自己定的，令姑媽一定沒有異言的。再說兄弟這次的媒人，實因一向仰慕柳二弟的風采，恰巧又碰到這個機會，兄弟在舍親面前，業已謗下海口，要是柳二弟不答應的話，兄弟還有什麼面子去回覆舍親呢？

薛蟠：二弟你也得替璉哥想一想，他是因爲瞧得起二弟，纔替你覓到這一門好親事，你現在不趕快謝謝大媒，反要不領他的這份情，你想想，說得過去嗎？

湘蓮 兄弟何嘗不曉得璉哥的盛情，實因兄弟素來脾氣怪僻，要不是親眼目觀的事，兄弟決不肯做。這一點還要璉哥大度原諒！

賈璉：你不領兄弟的情，不談罷！

薛蟠：不，不成，這那裏可以！璉哥也不用生氣，這事情竟由我來作主決定，倘使

二弟將來翻悔，竟可惟兄弟是問！

湘蓮：大哥，你怎麼可以替我作這個主？

薛蟠：我是你的大哥，我自然可以作這個主！

（興兒過來插嘴）

興兒：薛大爺，柳二爺，我們二爺這次替柳二爺作媒，小的們都是知道的，那位坤宅的姑娘，確是一位絕色的姑娘，當時二爺說，像這位姑娘，只有柳二爺可以配稱，那坤宅的老太太一聽這話，喜的了不得，就一定要託二爺尋訪柳二爺，今天好容易在半路上碰到了，這真是天緣巧合，所以小的意思，柳二爺也得領我們二爺這份情纔對呢！

隆兒：（從座位上站起）柳二爺，興兒的話可句句實在，小的當時也在場，所以柳二爺儘可放心咱們二爺做的這保山。

賈璉：要你們多嘴做什麼！既然柳二爺不相信我的話，還相信你們的話不成！

薛蟠：璉哥何必動氣！這都是二弟太固執！反正這親事是算已經定了，不管二弟願意也好，不願意也好，要不認昨天的結義就罷，不然，就得聽我這大哥的一句話。

賈璉：那可不能這樣！這是柳二弟自身的事情，你雖然是他結拜的大哥，可也不能替他作這個主！

湘蓮：璉二爺，不是小弟不情，實因小弟剛受了一次打擊，所以再也提不起興緻來談這種事情！

賈璉：你說這話纔有些老實了！老實和柳二弟說吧，你的事情兄弟還有什麼不知道的，兄弟因為覺得你受了這個打擊，心裏實在過意不去，但這事情，兄弟實在事前毫無所知，所以問心可告無罪。不過既有這事情，兄弟心裏老像存着一個疙瘩，這次有這麼一個好機會，我也想補補過，也想替二弟解解氣，倘

使你能看在我這點誠意上邊，還希望你讓我做成了這個媒。再說，那姑娘要不是個絕色的女子，我也決不會向二弟開口的，我難道還不知你是一個心高氣傲的漢子，我豈肯給你上當！

薛蟠：你們在說什麼這個事情，這個打擊，我怎麼一點也不知道？

賈璉：你自然不知道，我們也何必再告訴你。

薛蟠：你們這樣說話，使我悶得慌！又說不必告訴我，難道我不能替二弟分分憂麼？

湘蓮：好了，事情已經過去，還說牠幹嗎？璉二爺，您既存了這一番好意，倒叫小弟難于固執了。

薛蟠：啊唷，二弟竟答應了！

湘蓮：我也顧不了許多，任憑你們定奪，我無不從命！

薛蟠：（大笑）這再好沒有了！璉哥，二弟既已答應，這事就算定了。璉哥回去就

可回覆令親，等我回京，趕快替二弟尋一所房子，擇定日子迎親就是了。

賈璉：事情雖然已經定了，可是我却信不過柳二弟。你是萍蹤浪跡，倘去了不來，豈不誤了人家一輩子的大事，須得留一個定禮！

湘蓮：大丈夫一言爲定，豈有失信之理？小弟素係寒貧，況且現在客中那裏能有定禮？

薛蟠：我這裏有現存的，就備一份讓璉哥帶轉去如何？

賈璉：也用不到金銀珠寶，須是柳二弟親身自有的東西，不論貴賤，不過帶去取信吧了。

湘蓮：既如此說，小弟沒有別的東西，囊中還有一對「鴛鴦劍」，乃弟家中傳代之寶，弟也不敢擅用，只是隨身收藏着，二爺就請拿去爲定。弟縱然水流花落之性，也斷捨不得這劍的。（一面取佩劍，呈給賈璉）

賈璉：（收劍）好極，好極，這是再合適也沒有了，那末兄弟就不客氣代爲收下



了。還望二弟早早到京，以便商辦大事要緊！

湘蓮：一定遵命！

薛蟠：這纔有意思。璉哥，你做這媒人可有些累了，我們來喝一杯。（舉杯。同飲

訖。）

賈璉：可是時間不早了，我們還得趕路，只能候到京再敘了。興兒，你們預備動身！

興兒：是。

湘蓮：這也好，您既有公事，候將來到京再敘不遲。

薛蟠：那麼我們也好走了。

湘蓮：好。

賈璉：喂，隆兒，你付了帳。

隆兒：是。

薛蟠：這不成！（捨着付鈔）

（大家出，彼此拱手作別）

薛蟠：京裏見。

湘蓮：京裏見。

賈璉：你得早點到京裏來！好，京裏見！

（雙方分左右兩路同下）

——幕下

第二場

登場人物——

尤二姐

尤三姐

尤老娘

景  
——  
同第一幕

旺兒

豐兒

周瑞媳婦

平兒

鳳姐

隆兒

興兒

柳湘蓮

賈璉

鮑二

多姑娘

幕啓時，正是早晨，陽光從明窗外照射進來，非常嬌豔。這所屋子裏的人們似乎都沒有起來，所以廳中靜悄悄地，只有那美麗的陽光以無聲的語言來點綴這所廳堂。過了幾分鐘，纔有鮑二的渾家——多姑娘進廳來收拾打掃。多姑娘是一個年約二十一二歲的女僕，長得相當風騷，前嫁多渾蟲，多渾蟲酒癆死了，又嫁給鮑二。現在買躉就叫他夫妻兩人來伺候這新公館。

當多姑娘正在打掃的時候，鮑二也走了進來。

鮑二：喂，你怎麼沒打掃個完呀？

姑娘：誰要你來嚼蛆！你不見我還是剛在打掃麼？

鮑二：你現在也太會享福啦！太陽這麼高了，你還剛起來打掃屋子。要是給二爺知

道，看你好受！

姑娘：反正二爺又沒會轉來。

鮑二：二奶奶知道了，不也一樣會告訴二爺麼？

姑娘：告訴也不怕！

鮑二：難道二爺倒護着你不成？你要明白，二爺要咱們來這兒，是天大的福份，當心你白糟蹋這福份，給二爺攪了出去纔好看呢！

姑娘：要你嘮叨些什麼！我自己幹的事有本事自己承當，不會帶累你，你好放一百個心吧！

鮑二：哼，照你這種口氣，二爺倒確實偏護着你的！

姑娘：偏護又怎麼？我覺得二爺要多偏護你一點纔算應該，你說可不錯？

鮑二：爲什麼？

姑娘：誰不知道你從前的媳婦是和二爺有一手的！

鮑二：我說，你還是少挖些舊傷癥的好！

姑娘：怎麼？你到打算來嚇唬人家！

鮑二：這都是你自己招出來的。我並不想二爺特別偏護，你却彷彿主子是抓在你手裏，要不是他待你有特別情分，怕你纔不敢這麼裝做呢！

姑娘：你要說，就說得明白點！我倒要問問你：什麼叫特別情分？你別在嘴裏嚼蛆！

鮑二：我說得纔不含糊呢！多渾蟲是怎麼死的？人家說起來是酒癆死的，喝喝酒就會死，我鮑二不也每天喝酒麼？爲什麼就沒有死？騙得過人家，可騙不過我鮑二！

姑娘：（一聽搔着她癢處，於是大發雌威）你說說看，你說說看，多渾蟲是怎麼死的？難道是給我毒死的不成？你給我說，你給我說！

鮑二：（相當鎮定）我又沒有說給你毒死！（稍停）我是說給你氣死的！

姑娘：我怎麼會氣死他？你有什麼憑據？

鮑二：憑據？憑據就在你的嘴裏！誰不知道二爺待你特別好，你就是自己不說，我也挺明白。你再一說，自然是更招實一些啦。

姑娘：哼，你這死鬼，你是說我……

## (二姐人)

二姐：我只聽見你們在吵嘴，一清早，又在吵些什麼？

鮑二：（恭敬地）二奶奶。

姑娘：二奶奶，他在欺侮人！

二姐：夫妻之間，有甚麼好吵的？鮑二，快給我到外邊去打掃打掃，說不定你二爺在這幾天就要轉來了。

鮑二：小的知道。外邊統統打掃乾淨了，我是來瞧瞧她打掃得乾淨沒有，那裏知道她就和小的鬧起別扭來！

二姐：好了，吵幾句，反正沒有什麼大不了，你替我出去吧。

鮑二：是。（下）

姑娘：二奶奶，您可曾用過早飯？

二姐：還不會哩。我因為聽見廳堂裏有人在吵嘴，還不知什麼人在大清早來咱們這

兒尋事，原來是你和鮑二。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兒，也值得釘三炒四的。

姑娘：奶奶不知道這個人的心眼兒纔壞呢！我今天起身得遲了一會兒，他就嘮叨個

不完，我可不要被牠引起火來麼？

二姐：你快些弄清楚了這裏進來，我還得去望望媽呢。

姑娘：噯。

（二姐下。多姑娘繼續工作。稍待，興兒入。）

興兒：多姑娘，二爺轉來了，你快給二奶奶去通個信。

姑娘：二爺轉來了？二奶奶恰恰還在這兒惦着二爺呢！（邊說邊進內去）

（賈璉自外入，隆兒隨入。）

賈璉：興兒，二奶奶知道了沒有？

興兒：小的已經叫多姑娘去告訴了。

賈璉：你們就在這兒歇一歇，讓我進去瞧瞧。



（賈璉正欲進內去，二姐入。）

二姐：（親熱地）二爺，你來了，可是剛到？

賈璉：唔。媽跟三妹呢？

二姐：媽正在梳洗。三妹怕還不知道哩！

賈璉：你快些去叫她出來，我有好消息要告訴她。

二姐：可是尋到了柳湘蓮的行蹤？

賈璉：豈但尋到，簡直一切辦妥了！好，你快進去！

二姐：那末，他答應了？（邊說邊向裏走）

賈璉：唔。

（二姐入）

隆兒：爺，可要喫什麼？

賈璉：我等會和她們一塊吃。你們到廚房裏去喫吧。

興兒：（同聲）是。

賈璉：你們去把鮑二叫來！興兒，你喫完了，先到府裏走一趟，告訴老爺和奶奶，說我已經到了，在珍爺這邊，一會兒就回來。

興兒：是。（下）

（興兒隆兒下。賈璉一人在踱方步，向四邊望望，又看看窗外的園景。）

賈璉：（自語）出門纔半個月，這桃樹和李樹竟開了這麼許多花了。

（鮑二上）

鮑二：二爺叫小的有何吩咐？

賈璉：我出門去以後，這裏有什麼事情麼？那府裏可知道這裏的消息？

鮑二：二爺出門以後，這裏什麼人也沒有來過，什麼事情也沒有，那府裏彷彿還沒

有知道。

賈璉：（樂意地）那府裏竟一點沒有知道，這纔好呢！

鮑二：可是小的怕總有知道的一天。

賈璉：這自然。不過現在不能給他們知道。尤其是奶奶方面的人，我們得着實提防一點，不要走漏一點消息纔好呢！

鮑二：小的知道。

（尤老娘，二姐，三姐同上。鮑二暗下。）

老娘：你回來了。

三姐：（怕羞地）姐夫。

賈璉：媽。三妹，這次我辦好了一樁大事情，你猜是什麼？

三姐：（明明知道，故意地）當然是老爺要你辦的事情。

賈璉：偏偏不是。

三姐：那還有什麼大事情。老爺的事纔是大事情。

賈璉：老爺要我辦的事自然也是辦好的，不過還算不得大事情，我是替一個人辦好

了一樁終身大事。

三姐：啐。

賈璉：你不希罕，是不是？那末我就去還了他。（從身邊把柳湘蓮作為定禮的寶劍

摘下來，故意裝作要去還人家的樣子。）

二姐：這寶劍是怎麼一回事？

賈璉：哼，你們還不知道哩！媽，聽我詳細地告訴你們：當我們走在半路的時候，在一所小酒店去喝酒歇腳，那裏知道剛剛碰上了柳湘蓮和薛蟠他們也從

這裏經過。……

二姐：（打斷）怎麼？你是說柳湘蓮和薛蟠在一起麼？

賈璉：可不是！

二姐：薛蟠不是曾給柳湘蓮打了一頓麼？

賈璉：你聽我說：薛蟠這次是往平安州一帶做買賣，回來的路上給強盜打劫，把帶

回來的貨物全給搶了去，不道這個時候，柳湘蓮也剛從平安州下來，看見強盜搶人，連忙拔拳相助，打散了強盜，奪回了貨物，一看原來就是給他打得半死的薛馱子和他的跟班。這一下，可把冤家變成了親家，薛馱子着實感激柳湘蓮的俠義，一定要柳老二結拜生死弟兄，柳老二對薛蟠原沒有深仇大恨，因此也就答應了。

老娘：這真是俗語所說：「不是冤家不聚頭！」

賈璉：可不是麼？後來他倆就結伴進京，一路親熱的甚麼似的，薛馱子還說一到京裏，就給柳老二尋一所房子，定一門好親事，大家親兄弟般過起來。

老娘：薛馱子倒着實有點義氣！

賈璉：後來半路上碰到了咱們一行人，于是就在小酒店裏喝起酒來，我也就說明了要找柳老二的意見，他起初堅執不肯，一定先要稟明他的姑媽，可是薛馱子却樂得不得了，那容他半句含糊，一定要他當時答允，結果……（以眼視三

姐，三姐含羞低頭。）自然是答允了。（指一指那寶劍）這就是定禮！

二姐：（半譏諷地）這倒着實虧了你！

老娘：可是那有用寶劍作定禮的？

賈璉：媽，您老人家不知道，這正是我的主意。您不知道，這寶劍不是平常的東西，是柳老二祖上傳下來的傳代之寶，名叫「鴛鴦劍」，鋒利無比，柳老二看得牠比自己性命還值錢，其他金銀財寶算得甚麼，這寶劍纔是最貴重的定聘禮呢！（轉對三姐）三妹，你說你姐夫的話可不錯？

三姐：（低頭不語）

老娘：可是我總覺得這種殺氣騰騰的東西，那好當做定禮？

二姐：噫。

賈璉：你們又來了，定者定也，這不過是表示一點誠意，還有什麼殺氣不殺氣，而況這是最難得的定禮，柳老二要不心中自願，他還肯輕易拿這寶劍給我？

三姐：姐夫的話不錯。

賈璉：喏，你看，三妹自己就樂意了。好，我就把這寶劍交給你收着。（捧劍給三姐，三姐羞却却地，但仍決意收接了去。）現在柳老二也許已經到京了，他原說要回一趟家裏，去看看他的姑媽，然後到京裏來。停會我就叫人去問問薛蟠，他倆一定在一塊兒的。

二姐：這事情總算多虧你，現在三妹的心也定了，你到後面去歇一歇，換一身衣服吧，

賈璉：好。（與二姐同下）

老娘：三因，這事情倒有些巧，可見「天緣巧合」這話是並不假的，像這樣一個東流西盪的人，竟會一下子給你姐夫找到了。從此你可以定心啦，也別再唸什麼佛，吃什麼齋啦！

三姐：嗯。媽放心，女兒有言在前，只要一尋着柳郎，不管他願意不願意，女兒一

一定會取消唸佛和吃齋的。現在既然他也願意，女兒從此刻起就取消了吃齋和唸佛啦。

老娘：你這點子誠心果然有了好報！做娘的從此也安心了！

三姐：（拉出劍來，見是雌雄兩把，冷颼颼地光芒四射，鋒利無比。）媽，您看，這確是一對寶劍，多鋒利！

老娘：快去收好，殺氣騰騰地，多怕人！

三姐：（收劍入鞘）媽，放在您廚裏吧？

老娘：別，別放在我屋裏！我看着牠就有些害怕，就放在你自己屋裏吧。

三姐：也好，您老人家既不讓牠放，就放在我屋裏，我把牠掛在牀帳邊，聽說這種寶劍是可以僻邪的。（與兒匆匆入）

興兒：（慌張地）老媽媽，三姨兒，大事不好了！

老娘：（全聲）什麼？

三姐：（全聲）什麼？



興兒：小的剛去那府裏，一打聽，知道我們奶奶已經曉得這兒的事情啦！

老娘：這是怎樣一回事？是誰走漏的風聲？

興兒：小的也不知道。聽說奶奶是打了旺兒纔得知的。

三姐：難道是旺兒漏的口風？旺兒近來又沒會到這兒來。我早說事情是瞞不長久的，遲早總有一天給府裏知道。現在既然已經知道了，也好，咱們也不怕什麼，鳳辣子再潑些，諒來又不是吃人的，讓二姐去見她，又礙什麼！（稍停）興兒，你快進去知會一聲二爺二奶吧。

興兒：是。（下）

老娘：這都是你二姐的糊塗，你的姐夫膽子也太小，事情既然做了，還有一直瞞着的道理！現在被她知道了去，反顯見好像是我們故意偷着她做的。

三姐：媽的話不錯。我是幾次三番要二姐逼着姐夫去向家裏說明，後來二姐也同意了，可是姐夫却說等他這趟出門回來再說，因為他是替老爺去辦事的，事情

辦得好，老爺自然歡喜，說起來比較容易不批駁。這話自然也不錯，可是那裏知道，沒等他回來，早給人家探了去！

老娘：現在既已知道了也好，就叫你二姐進府去一次，向鳳姐說明白，反正咱們原是親戚，就是走動走動，也沒有什麼要緊的。

三姐：噯。

（賈璉，二姐，興兒同出。）

賈璉：（發怒地）這究竟是誰走的風！興兒，你是說旺兒說出來的，但旺兒的嘴一向是緊的，想他不致于漏得出來，況且這事情我特別叮囑過他，叫他不可洩漏一個字出去，這究竟是什麼一會事呢？（思索地）興兒，你去把旺兒傳來，讓我親自問他！

興兒：爺，小的說還是不傳他的好，一傳，事情更鬧得兇了。

三姐：姐夫，我說事情既已漏出去，也不必再去查究是誰走的風了，查出來又怎麼

樣？姐夫這次出門，已經辛苦得很，好在老爺的事辦得妥當，你就乘機去回明了老爺。把二姐的名分也定了一定，只要老爺心裏一樂，還有什麼不了的事情。

老娘：老身看也是這樣的好。

賈璉：你們既這麼說，不傳也吧。（對興兒）你下去！

興兒：是。（預備下）

賈璉：慢着，你到薛姨媽那邊，尋薛大爺，要他叫柳二爺來這兒一趟。

興兒：是。（下）

二姐：我要你早點去回明老太太，你總一味搪塞着不肯去，現在給你的老婆知道了，要是她趕到這兒來，你叫我怎麼做人？我豈不要白白給她羞死麼？

賈璉：不會的，她也許還沒有知道這裏的地方。

二姐：不知道？誰不知道你的老婆是雌老虎，旺兒給她一嚇唬，還會不說出來的！

賈璉：就是知道了，（故意膽壯地）怕她什麼！事情是我做的，她敢說一個不字，我就把她休了！

三姐：（打趣地）姐夫的膽子可不小，莫怪外面的人說鳳姐兒雖然潑刺，她却最怕她的丈夫，我今天纔相信這話倒是的確的。

二姐：虧你還給他撐面子，他要是真有膽量，還會東瞞西躲，生怕走漏一點風聲麼？他要是真有膽量，還會到今天不肯去回老太太麼？

三姐：（繼續打趣地）二姐，你的話我可不能相信，姐夫怕給人知道，是謹慎，姐夫的不肯去回老太太，我想……也是謹慎！姐夫，你說可不是麼？

賈璉：（苦笑）你別打趣我，我老婆的嘴雖說利害，可沒有你的刁頑！

三姐：姐夫，我可不承認是打趣你，你說我刁頑也好，不刁頑也好，反正這是二姐的事情。你老婆再利害一些，也不關我什麼，她要是敢來這裏撒野裝嬌，我會給她拚了這條命！

老娘：你的老脾氣又要發作了。快別打岔你姐夫了，得想一個辦法纔是。

賈璉：媽，您放心，我停會就去回明老太太老爺，把二姐兒接進府去。

老娘：這纔是正理。

二姐：你這次可不能再有口無心了，要是給你老婆走了先着，我的這條性命就會送在你手裏的！

賈璉：我知道，你放心就是。

（興兒上）

興兒：回二爺，柳三爺給我尋來了，我剛在路上走，恰巧柳二爺也向這邊走來，我告訴他二爺尋他，他就跟小的來啦，現在外廳，是不是要請他進來？

賈璉：也好，你就去請他來這裏坐吧。（轉身對三女眷）您們到裏邊去坐一坐吧。

興兒：小的就去請他。（下）

（尤老娘三姐先退出，二姐故意慢走了一步，轉身問賈璉，聲細小。）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賈璉：可不是？二弟不是曾經見過麼？這不是一位天下的絕色麼？

湘蓮：絕……色……？……是的，（神經質地）是絕色！……可是……二爺，您爲甚麼當時不說說明白呢？

賈璉：這何用說明白得？要不是好的，我會給你做媒麼？

湘蓮：是好的，是好的！但是……不，我不能再受這欺騙了！……（自語地）這不成，這萬萬不成！有其姊必有其妹，我不能再受她們的欺騙！……朝秦暮楚的東西！（突然態度十分決絕）二爺，我老實告訴您，我不能接受您的這番好意！您要說別的人家，小弟自沒話說，既是您的小姨，那末，兄弟只好向您告罪，兄弟決不能定這份親事！

賈璉：這又爲什麼？難道三姐兒的人品還不夠使你滿意麼？

湘蓮：我不是這個意思。……不瞞二爺說，小弟這次回家，家姑媽告訴我，已于四月間代小弟定了一門親事，因小弟行蹤無定，所以還沒曾告知。二爺的一番



美意，小弟着實感激，只是事出無奈，還求二爺原諒！

賈璉：柳老二，你說這話就錯了。定者定也，原怕反悔，所以爲定。豈有婚姻之事出入隨意的？——這斷斷乎使不得！

湘蓮：如此說，弟願領責備罰，然此事斷不敢從命！

賈璉：柳老二，我知道你的心思，你心裏懷恨二姐兒負了你的情，因此你連她的妹妹也恨起來，這是不對的！

湘蓮：二爺，您別管這些，我反正心裏不樂意結這個親！我前回給二爺的寶劍，係兄弟傳代之物，請二爺賜還給我。

賈璉：這萬萬不成，老實和你說，這次和你結親，也並不是我的主意，這是……

（三姐突入，打斷了賈璉的話。）

三姐：姐夫，你不用再說！你們說的話，我都聽見了。柳湘蓮你是堂堂的丈夫，你自己定的事也要翻悔，你的心眼兒在那裏？

湘蓮：（一呆）這……

三姐：你諒我不知道你的心思，剛才姐夫說的不錯，你是恨着二姐的，因此也連帶恨起我來……

賈璉：（打斷）三妹，你自進去，由我來和他談。

三姐：並不是我做女孩兒的怕羞，事情是得說個明白的，我就是死，也須死得一個清白！你既然定了我，現在忽然又不要我了，這是爲什麼？我有什麼把柄落在你的手裏？你到說說看！

湘蓮：這……

三姐：你說我二姐是朝秦暮楚的人，因此她的妹妹也一定靠不住的！好，我不希罕一定要嫁給你，你等着，我去還你的寶劍！（瘋狂地入內）

賈璉：柳老二，這又何苦來！你知道我這位小姨兒的性子是十分烈的，你還是快些當面陪個罪吧！

湘蓮：（不信任地）這，這是那裏說起！我志已決，任何辱罵威脅，都不能改變我這主意！

賈璉：（着急地）你不能這樣，你不能這樣！

（三姐持劍入）

三姐：你是把我和二姐兒一樣看待，我白白替你懸了這麼久的心！好，你這冷心冷面無情人，你要這寶劍，我現在還你！（突然抽出一把劍來，往自己額子上一勒，頹然倒地。）

（賈璉，柳湘蓮大驚失色，趕快搶過去，已經無及。）

賈璉：（慌張，手足無措）不好了，這怎麼好？（喊）來人呀！

（此時柳湘蓮呆呆地立着。興兒聞聲匆入，一見三姐倒在地上，也大驚而

喊——）

興兒：哎呀，可了不得！三姨兒怎麼死啦！

賈璉：（大怒）你快去喊人，把這（指柳湘蓮）東西綁起來，送到衙門去，別讓他跑溜了！

湘蓮：二爺，您放心，我不會跑的。

賈璉：興兒，別聽他話，快給我去叫人！

興兒：是。（下）

（靜場幾分鐘）

（興兒帶了鮑二，隆兒同入，一方面尤老娘，二姐，多姑娘從後面進來。尤老娘看見三姐死在地上，號淘大哭，一方面指着柳湘蓮大罵——）

老娘：那裏鑽出來你這小雜種！你這害人的潑皮！我這女兒給你害死了，我要你償命！二姑爺，這都是你把他找來的，活活地害死了三囡一條命，你還不快把他捆送到衙門去！

賈璉：媽，您放心，我不會放走他的！（轉向僕役）你們還不動手！？

衆僕人：（全聲）是。（正想動手）

湘蓮：（阻攔大家對他動手）你們不必動手，我自會跟你們到衙門去。（轉向三姐屍體，神經質地）唉，真想不到，你是一位這樣剛烈的女子，是我沒有福氣，是我柳湘蓮瞎了眼睛，把你看錯了！是的，我對不起你，我應該去抵你的命！去吧，你們快把我送到衙門去，來，來！（作勢要先走的樣子）

（正在這時，旺兒滿頭大汗的從外面奔入。）

旺兒：（一看滿屋子的人，他也來不及細看，跑到賈璉跟前。）二爺，不好了！大奶奶帶着平姑娘一幫人就要到這裏來了！

賈璉：（大驚）什麼？

旺兒：小的剛在二門上，聽見大奶奶屋裏的姑娘吩咐備轎，小的一打聽，說是到二爺的新公館來的，小的一嚇，連忙奔來稟告二爺，二爺趕緊打主意，大奶奶一來，小的怕……

賈璉：（打斷）別用你嚕囉！（搓手思索）這怎麼辦？一事未了，又來一事！

湘蓮：二爺，你先把我送了衙門去吧。

旺兒：什麼？（一見地上輪着三姐）三姨兒死啦！

二姐：二爺，這事情照妾看來，人家並沒威逼三妹，是她自己尋短見，你便送他到官，又有何益？反覺生事出醜，不如放他去吧。（轉向她母親）媽，你看怎麼辦？

老娘：我心裏已亂得慌，還有什麼主意！

二姐：我們暫且先把三妹的人抬到後屋去，大家不許聲張，等大奶奶來了以後再設

法辦事。（對賈璉）你看怎樣？

賈璉：我想也不好，可是……

湘蓮：你們別用放我，我願意跟你們到官去！

賈璉：鮑二你快到外邊去張着，看要到了，快來報告！

鮑二：是。（下）

二姐：你們大家得走。二爺，我看只好這樣辦了。

賈璉：好吧。興兒，你們把三姨兒抬到裏屋去！

（燈光快暗，等到亮時，鳳姐已端坐炕上，身傍站着平兒、豐兒和周瑞媳婦，鳳姐全身縞素，愈顯得她的俏麗。二姐坐在下首炕上，面色泰然，似乎她們已談了若干時的天了，而且說得很投機。）

鳳姐：都是因爲我年紀輕，向來總是婦人的見識，一味的只勸二爺保重，別在外邊眠花宿柳，恐怕叫老爺太太耽心，這都是你我的癡心，誰知二爺倒錯會了我的意。若是外頭包占人家姐妹，瞞着家裏也罷了，如今聚了妹妹作二房，這樣正經大事，也是人家大禮，却不曾合我說。我也勸過二爺：早辦這件事，果然生個一男半女，連我後來都有靠。不想二爺反以我爲那等妒忌不堪的人，私自辦了，真真叫我有冤沒處訴。我的這個心，唯有天地可表！（說

完，眼圈紅紅地。）

二姐：（同情地）姐姐的心，做妹子的已經完全知道，姐姐也何必難過！

鳳姐：只要妹妹能知道做姐姐的苦處，就是二爺再把我看得低微一些也是情願的。

我今天所以親自過來拜見妹妹，也無非想當妹妹面前略表我的一點心跡。現在妹妹既能體諒做姐姐的一番苦處，姐姐就想斗胆要求妹妹，起動大駕，挪到家中，你我姐妹同居同處，彼此合心合意的諫勸二爺謹慎世務，保養身子；這纔是大禮呢。要是妹妹住在外頭，我在裏頭，妹妹想想，我心裏怎麼過的去呢？再者，叫外人聽着，不但我的名譽不好聽，就是妹妹的名兒也不雅。況且二爺的名聲，更是要緊的；倒是談論咱們姐兒們，還是小事。至于那起下人小人之言，未免見我素昔持家太嚴背地裏加減些話，也是常情。妹妹想，自古說的，「當家人，惡水缸」，我要真有不容人的地方兒，上頭三層公婆，當中有好幾位姐姐妹妹妯娌們，怎麼容的我到今兒？——就是今兒



二爺私聚妹妹，在外頭住着，我自然不願意見妹妹，我如何還肯來呢？拿着我們平兒說起，我還勸着二爺收她呢。這都是天地神佛不忍的，叫這些小人們躑躅我，所以纔叫我知道了。我如今來求妹妹進去，和我一塊兒——住的，使的，穿的，帶的，總是一樣兒的，妹妹這樣伶透人，要肯真心幫我，我也得個臂膀。不但那起小人堵了他們的嘴，就是二爺知道了，他也從今後悔。我不是那種吃醋調歪的人，你我三人，更加和氣，所以妹妹還是我的大恩人呢。要是妹妹不合我去，我也願意搬出來陪着妹妹住，只求妹妹在二爺跟前替我好言方便，留我個站腳的地方兒。就是叫我伏侍妹妹梳頭洗臉，我也願意的！（說完，便嗚咽地哭起來了。）

平兒：二奶奶，你還是依了我們奶奶的意思搬進府去吧。

周瑞媳婦：我們奶奶只是吃虧心太癡了，反惹人怨。

二姐：（滴下淚來）姐姐何必如此，姐姐如要妹妹搬進府去，自然是一番好意，做

妹妹的豈有不願之理！

鳳姐：（即刻收淚，轉悲爲喜）想不到妹妹竟能這樣體諒做姐姐的心事，真不知我幾時修來的福份兒。妹妹既然答應搬進去同住，我是一個性急的人，說到就想做到的，妹妹肯不肯馬上和做姐姐的一塊兒回去？

媳婦：咱們奶奶已經替二奶奶預備好了房屋，二奶奶進去一看便知。

二姐：做妹妹的既然答應了姐姐，遲早還不是一樣。只是有一件事還沒有辦妥，再說，二爺這裏，也得先問他一聲。

鳳姐：二爺這邊是沒有關係的，他如果有什麼話，自有做姐姐的承當，決不干係妹妹就是。妹妹說還有一件事沒有辦妥，不知道是甚麼事？

二姐：這事情……現在事到如今，我一切既聽姐姐的主意，這事情我也只好說出來了。（稍待）不瞞姐姐說，剛才這裏鬧了一樁大禍了！

鳳姐：（有把握地）就是天大的事情，妹妹也不妨告訴做姐姐的，姐姐一定替你設

法辦好。

二姐：這事情可不小，這兒剛說死了一個人！

鳳姐：（一驚）甚麼？死了一個人？誰？

二姐：是我的妹妹！

鳳姐：（又是一驚）什麼？是三姐麼？

二姐：（點頭）嗯。是她。

鳳姐：好好兒一個人，怎麼會死的？

二姐：她是自己抹頸子死的。

鳳姐：自殺？爲什麼要自殺？妹妹可以把事情說得詳細一點。

二姐：三妹的親事原由二爺做媒，許給柳湘蓮，不道今天柳郎忽然來向二爺表示要退掉這個親，三妹聽了他倆的談話，一時氣上來，就拿一口寶劍抹了自己的

頸子。

鳳姐：柳湘蓮，可不就是前回請來咱們家唱小旦的那一個？

二姐：正是他。

鳳姐：那怎麼忽然要退起親來？難道三妹的人才，還不夠配他麼？

二姐：這叫做妹妹的也弄不清楚。

鳳姐：那末，可把那姓柳的扣起來？

二姐：二爺原是吩咐扣起姓柳來的，還是我說人家並沒有威逼三妹，是她自尋短見，便是送到官府，也沒有什麼益處。反而把事情傳揚開去，大家的名聲不好聽。後來二爺也同意做妹妹的這點意思，所以放他走了。

鳳姐：鳳，有這種事？真也有些奇巧啦！周瑞媳婦、平兒，你們看可有些奇怪？平兒：啞，小的也摸不清。

媳婦：奶奶，這可是人命的事情，怕不能不經官吧？

鳳姐：經官？一經官，滿城的人都會知道了，這與妹妹一家的名譽固不好聽，二爺

的名聲可也要大大地不好聽了！照我看呀，這事竟不必驚動官府，只說是生病死的，去釘棺材自己一辦算了。妹妹，你說我的意思可對？

二姐：我怕也只好這樣。可是我得去問一聲媽看，看她老人家的主意怎樣。

鳳姐：原來老娘也在這裏，爲什麼不早說，好讓做姐姐的去拜見拜見。

二姐：爲三丫頭的事情，我媽正在傷心，姐姐的禮數兒竟免了吧。

鳳姐：這那裏可以！周瑞媳婦，你去請尤老娘出廳來，好讓我拜見拜見！

媳婦：是。（下）

二姐：其實這又何必呢！

鳳姐：一來是理應由做小輩的拜見拜見，二來也可和她老人家商量商量怎樣處置三

妹妹的事情。

二姐：這些禮數兒是不必的，倒是和媽商量一個辦法要緊。

鳳姐：妹妹的話不錯，三妹妹的事情應得由她老人家做主纔是。

（尤老娘上。鳳姐上前見禮，老娘謙遜不迭）

鳳姐：老娘在這裏，做小輩的一點也不知道，請老娘上坐，受小輩的禮。

老娘：爲了三丫頭的事情，老身的心也亂了，請少奶奶免了這些吧。

二姐：姐姐，你竟不用這些客氣吧。媽，關於三妹的事，我已經和姐姐說了，姐姐的意思也覺得不必經官府的，竟自己辦一辦算了，只說是急病身亡，人家也不會疑心什麼，要一張揚開去，有什麼意思呢！您老人家的意思究竟怎樣？

老娘：自然咯，這種事情也不是什麼體面的事情，經官動府是不好的，可是，我總覺得太便宜了姓柳的，我的三丫頭好命苦呀！……（哭）

鳳姐：老娘也不用悲傷，人已經死了，傷心又有什麼用，倒是我們得想一個辦法：

……（思索着）要不然，這事情竟由周瑞媳婦幫着老娘留在這兒辦事吧。我和妹妹還要即刻進府去。

老娘：什麼？少奶奶打算把二丫頭領進府去麼？

鳳姐：這是理應如此的。這事情我不知道便罷，現在既然已經知道，那有委屈妹妹住在外邊的道理。

老娘：二因，你的意思呢？

鳳姐：姐姐對我是一番好意，我那能不領姐姐的這份情呢。

老娘：既然你自己作主了，做娘也沒有什麼意見，少奶奶要你進府去住，也好，可是（轉對鳳姐）少奶奶，二因年輕見識少，一切事情你得多擔待她一些，使老身也可以放心！

鳳姐：老娘不必咐囑，做小輩的一定把妹妹當作自己親妹妹一樣看待就是。

老娘：但願這樣就好了。

鳳姐：老娘既然放心讓妹妹跟我去，我們可就得了，出來時候已經不少，老太太也許又在呼喚我啦。

老娘：少奶奶真是能者多勞。（對二姐）二因，你既願意跟少奶奶進府去，也得進

去整一整衣箱，擇有用的都帶進去。

鳳姐：老娘，這是不必的，做小輩的已經一切替二妹妹安排好了，房間是就在我的對面，裏邊一切陳設，和我的房間一般無二，至於衣飾服用，我也統統給二妹妹預備好了，老娘竟可放心讓二妹妹跟我一同進府去吧。

老娘：少奶奶真是賢慧，老身還有什麼不放心的。

二姐：媽，姐姐待我太好了，就怕我沒福消受。

鳳姐：妹妹別這樣客氣，將來有許多事情還得妹妹替做姐姐的幫忙哩。

二姐：姐姐和我既然都是二爺的人，姐姐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一切儘可由姐姐吩咐，妹妹一定赤胆忠心來伏侍姐姐。

鳳姐：妹妹這話就太重了。妹妹，時間已經不早，我們不必多耽擱了，就動身吧。

平兒，你叫預備轎子。周瑞媳婦，你留在這兒幫老娘把三小姐的事情辦妥，一切要聽老娘的主意，費用竟到庫上去支，說是我吩咐過的。



媳婦：是。

鳳姐：好了，那末我們就起身了。老娘，您也不必再悲傷，人已經不在了，傷心也沒有用的。做小輩的一有間空就來看您老人家。

老娘：少奶奶不必客氣，你是一個忙人，老身那裏敢多勞動你來這裏，只要二因有空的時候，常來看看老身就成咯。

二姐：媽，我一定常來看您。

老娘：那末你們就早點走吧，免得府裏有事，耽誤了少奶奶。

鳳姐：老娘，那末我們走了。（攜了二姐的手，向外走。）

老娘：老身心煩，也不送了。

——幕徐徐下

第三幕

第一場

登場人物

李 紈

尤二姐

平 兒

善姐兒

鳳二姐

賈 母

王夫人

鴛鴦

琥珀

豐兒

秋桐

景

大觀園中李統的住處。

這是一間坐廳室。陳設精緻。朝外有炕場，兩旁有坐椅方桌等，牆上有畫屏。一邊置一琴桌，上

有七絃琴放着。

幕啓時，李統正和尤二姐閑談。

李統：妹妹住園裏，可住得慣麼？

二姐：還有甚麼不慣的。這裏的姐妹們待我這麼好，我不知是那一世修來的福份。

可是做妹妹的年輕識淺，一切還得仰仗姐姐的指教。

李執：妹妹何必那樣客氣，以後妹妹是我們一家子人了，倘有見到想到的事情，儘可和做姐姐的說，不要見外纔好呢。

二姐：姐姐別再挖苦做妹妹的了，我是甚麼人，敢說甚麼話？

李執：我倒不是和妹妹客氣的意思，妹妹不知道咱們府裏人多事多，那裏能夠件件事照應得到的，就拿這個園子裏來說，少說也住上了百十來人，雖然每位姐妹都各別有一個院子，可是丫頭老媽還是東差西拉的，總免不了是一個雜亂，而且這些下人裏頭，也不是個個都是清清白白的，只要有一點小差池，就會鬧的天翻地覆，所以咱們做主子的，不但要當心自己，還要當心她們。現在妹妹既然住在我這裏，少不得也要煩勞一點，倘見到了甚麼不穩當的，儘可向我做姐姐的說，這那裏是和你客氣，簡直倒是要妹妹操些心的意思。

二姐：姐姐既這麼說，做妹妹的當心就是了。

李執：就說鳳丫頭派來給妹妹使的那個善姐兒吧，照我看也刁滑的很，不知道鳳丫頭那一個不好派，偏偏派這麼一個人來。妹妹要是也覺得不樂意的話，我會逼她叫回去，我這裏又不是沒有人使，她難道不放心妹妹，派了欵差來監視咱們不成！

二姐：姐姐不說，妹妹是不敢多嘴的，現在姐姐既然也見到了這一點，妹妹也不妨向姐姐說說穿吧。（眼圈兒紅了）

李執：妹妹儘管說。

二姐：說起這個善姐兒，真是難說話，前天我用的頭油沒有了，要她去回一聲大奶奶，拿些過來。她就扳起了面孔，反說了我一大套。

李執：她怎麼說？

二姐：她說：你怎麼不知好歹！沒眼色！我們奶奶，天天承應了老太太，又要承應這邊太太，那邊太太，這些姑娘奴婢們，上下幾百男女人，天天起來，都等

她的話；一日少說，大事也有一二十件，小事還有三五十件；外頭的從娘娘算起，以及王公侯伯家，多少人情；家裏又有這些親友的調度；銀子上千錢上萬；一天都從她一個人手裏出入，一個嘴裏調度，那裏爲這點子小事去煩瑣她？她還說……（哭了）

李執：真氣死人！妹妹你說下去，她怎麼說？

二姐：（帶哭）她說，我勸你耐着些兒吧。咱們又不是明媒正娶來的。這是她互古少有一個賢良人，纔這樣待你。若差些兒的人，聽見了這話，吵嚷起來，把你丟在外頭，死不死，活不活，你又敢怎麼着呢？

李執：反了！反了！一個爛丫頭，竟有這樣放肆，回頭我去找鳳丫頭算賬！鳳丫頭不知道便吧，要是回答得含糊一點，看我去找老太太！

二姐：姐姐別這麼着！姐姐要是這麼一鬧，我還有甚麼臉面再住得下去！姐姐千萬使不得性子！看在這個命苦妹妹的面上，只當沒曾聽見就是了！

李統：妹妹你放心，我不會說出妹妹告訴我的。咱們府裏容不得這種潑丫頭，我一定得攆她出去！

二姐：這又是我的多嘴了，姐姐快別這樣吧！

李統：她還對你怎麼着？

二姐：我還敢說哩！

（鳳姐陪了賈母王夫人進來，後隨了頭鴛鴦琥珀二人。）

鳳姐：老太太來了。你們兩姐妹在談甚麼知心話呀？

李統：老太太，太太。

賈母：這是誰家的孩子，好可憐兒的！

鳳姐：老祖宗倒細細的看看，好不好？（忙拉着二姐兒）這是太婆婆了，快磕頭！

（二姐向賈母行了大禮，又向王夫人行禮。）

賈母：（上下瞧了瞧，仰着臉，想了想。）這孩子我倒像那裏見過她。好眼熟呀！

鳳姐：老祖宗且別講那些，只說比我俊不俊？

賈母：（向鴛鴦琥珀）把那孩子拉過來我瞧瞧肉皮兒。

（大家抿嘴笑，推二姐上去，賈母細瞧了一遍，又命琥珀——）

賈母：拿出她的手來我瞧瞧。（瞧畢，笑說——）很齊全，我看比你還俊些呢！

鳳姐：（邊笑，向賈母跪下）老祖宗聽我說，這位妹妹原是那府裏尤氏的親妹妹，

我看上了很好，正因我不大生育，原說買兩個人放在屋裏的；今既見了尤氏

的妹妹這般好，而且又是親上做親的，我願意要來做二房。這位妹妹的父母

姊妹親近一概死了，日子又難，不能度日，若等百日之後，無奈無家無業，

實在難等。所以我的主意，接進來了，已經收拾了廂房，暫且住着，等滿了

孝再圓房兒。少不得要求老祖宗發慈心，先許她進來住，一年後再圓房兒。

賈母：快起來，這有什麼不是？你既這樣賢良，很好，只是一年後纔圓得房！

鳳姐：自然聽老祖宗的話。（拉二姐）快過來謝謝老祖宗。（二姐又磕頭。）



（正在這時，平兒又領了一個十七歲的丫環秋桐進來，先見過賈母王夫人，又拉她向鳳姐磕頭——）

平兒：妹妹，這是我們奶奶。

秋桐：（磕頭）奶奶。

鳳姐：（一怔）那裏來的？

平兒：那府裏大老爺因為咱們爺這趟到平安州辦事兒，爺說辦的很好，賞了他一百兩銀子，還把大老爺房裏的這位妹妹賞了咱們爺。

鳳姐：唔——（恨恨地）

賈母：虧他想得周到，出趟門算得什麼，又要窩三倒四地賞什麼丫頭，這裏還怕沒有人，要她這份子人情！

鳳姐：這也是大老爺的恩德，做小輩還敢說什麼！

王夫人：既是送了來，收着是了，就要她來伏侍二姐兒吧。

二姐：太太，我那裏敢當，還是太太屋裏使吧。

鳳姐：噲，你叫什麼名字？

秋桐：奶奶，我叫秋桐。

鳳姐：快過來見過——二奶奶。

秋桐：（不願意地磕頭）二奶奶。

鳳姐：好吧，秋桐，你就在這兒陪陪二奶奶吧，等我收拾好了房間，再接你過去。

秋桐：是。

鳳姐：老祖宗坐了這一忽，也怕累了，還是大家一塊到園裏去散散悶吧。這幾天園

裏芍藥正開得好，老祖宗順便去看看。

賈母：難爲你想得到，好吧，你既這麼說，我們大家一塊兒去逛逛，要是你誑我，

可得當心！

鳳姐：（笑）老祖宗可又要罰我做東喝酒了？

賈母：誰不知道你是財主，咱們吃吃你，還怕什麼？

鳳姐：老祖宗別要我說穿了，我們那裏說得上財主，老祖宗纔是財主哩。後間櫃裏那些金元寶銀元寶，不是老祖宗是誰的？鴛鴦妹妹，你是管鑰匙的，我可會冤了老祖宗，你說說看。

鴛鴦：奶奶可不比我們還要多些麼？要不信，問問平姐姐就知道了。

平兒：你別拉扯我，我是一概不管的。

賈母：鴛鴦說得對，這小鬼靈精自己是財主怕別人不知道，一定要我們替她說說穿！……

鳳姐：（打斷賈母）好了，老祖宗快點起駕吧。

賈母：看你發猴急了。咱們就走吧，你呢？

鳳姐：老祖宗太太先走一步，我就來。

賈母：你別想滑腳兒。

鳳姐：老祖宗放心，我一定趕上你們。

賈母：好吧，那麼咱們先走。

（賈母、王夫人、李紈、二姐、平兒、鴛鴦、琥珀等一行走出，鳳姐拉住秋

桐留着）

鳳姐：秋桐，你在這兒陪陪我吧，我還得算一點賬兒。

秋桐：唔。

鳳姐：（和顏悅色地）秋桐，你幾歲了？在大老爺那邊有幾年了？

秋桐：奶奶，我十七歲，到大老爺那裏有二年了。

鳳姐：你既然由大老爺賞給了咱們的爺，以後就是咱們的人了。

秋桐：奶奶，我知道。

鳳姐：可是咱們的爺最近正娶了一位二房，就是要你叫二奶奶的那一位。

秋桐：我也曾聽說了，可就是那邊尤氏奶奶的妹子？

鳳姐：噫。你怎麼知道的？

秋桐：府裏上下全都知道了，還有誰不知道的。聽說她的妹妹還抹了頸子呢！

鳳姐：唔，你可別亂說！現在二奶奶是你爺心坎兒上的人，我還讓她三分，你要格

外小心纔好。

秋桐：先姦後娶的，希罕什麼！

鳳姐：你快別說這些話了！你年紀輕，不懂事，要是得罪了她，在你爺面前一說，

你可夠受了！

秋桐：奶奶是軟弱人，那等賢惠，我却做不來！我是大老爺賞的人，還怕她給我攆

出去不成！

鳳姐：話不是這麼說的，她是大爺自己挑選來的，比較你我來自然不同了，她說

話你爺聽，我們說的話爺不會聽，我們何必吃這眼前虧，自然只好讓她三分

了。

秋桐：奶奶讓她，我不讓她，奶奶寬洪大量，我却眼裏揉不下沙子去！讓我和這娼婦做一回，她纔知道呢！

鳳姐：你既有這胆量，我也不阻擋你，可是總得先籠絡了爺的心，要他能向着你，那就……

秋桐：我自然知道，可是——

鳳姐：她現在是住在此地，要等我那邊廂房收拾好了，纔能過去，現在我就把你送到爺房裏去，你看可好？

秋桐：這是奶奶的恩德，可會給老太太知道了？

鳳姐：不會的，你放心，可是你得用點功夫拴住爺的心，要不，白辜負了我的一點好心！

秋桐：奶奶的恩德我知道，包管……（羞，笑）

（琥珀進來）

琥珀：奶奶，老太太在那橋邊等你哩，你的賬還不會算好麼？

鳳姐：什麼賬不賬的？……噢，我就來了。

琥珀：老太太說，要我陪了奶奶一塊兒去。

鳳姐：還派了押差的來，我又不是犯人。好吧，你先走一步，我就來。

琥珀：不，奶奶別開調門兒了，咱們還是一塊兒走吧。

鳳姐：你這小鬼頭，竟這樣壓制起我來，我偏不走，看你怎麼樣？

琥珀：奶奶，你當真走不走？別要好看！

鳳姐：（笑）走吧，走吧，你是老祖宗的欽差，我只好領旨了。來，（一手拉着琥

珀，一手拉着秋桐）走吧。

（幕下）

## 第二場

登場人物——

尤二姐

鳳姐

秋桐

平兒

賈璉

尤三姐魂

善姐兒

胡君榮太醫

景

尤二姐的臥房，佈置得十分華貴。正中向外一大紅木牀，牀旁爲衣櫥，衣箱，妝奩，方桌等物。

左右各有一門，一門即通鳳姐臥室，一門通外道。

時間



和前一場相隔一個月。

暮啓時，二姐已病在床上，無人陪伴，二姐正在咳嗽，嘆氣。稍停，善姐兒捧進飯來，放在桌上，掉頭自去。二姐慢慢起床，走到桌邊，想吃點飯，一看儘是些殘羹剩飯，嘆着氣仍舊回到床上。

稍停，平兒進來，看着桌上放着的飯菜，再走到床邊。

平兒：二奶奶，吃一點飯吧。

二姐：吃不下。

平兒：（看着飯菜）唉，這般人這樣沒良心，把這種殘羹剩飯送進來！人家在病着，好歹也得弄點熱菜熱飯進來，咱們家又不缺鷄少鴨，看我去對我們爺說，要你們好看！

二姐：平妹妹，別這樣！我是前世作了孽，今世來受罪，是應該的，不要怪別人。我知道這病是不會好的了，何必還去得罪人家！妹妹，你自己去吃吧。

平兒：我已經吃過了。

二姐：鳳姐姐好一點沒有？

平兒：（輕聲地）她又沒有什麼重病，還不是故意裝着病，好讓下人們來作踐二奶

奶。

二姐：平妹妹，你這話就不對了。鳳姐姐待我勝過她的親妹妹，我這次進得府來，

也全虧她的成全，進來以後，又替我在老太太面前求情圓場，纔使我見了天

日，平日裏間缺這樣那樣的，我虧了她纔活到現在，要不……（咽不成聲）

平兒：（輕聲地）虧你有這副老實心腸，我是知道她最仔細的。我問你：要是你不

進府裏來，可會得現在的病？

二姐：這也是命中注定罷了，那裏能怪她！

平兒：好了，好了，我也不和你再說，你等着，我去替你弄一碗鴿蛋湯來。（走狀）

二姐：平妹妹快別去弄了，我又吃不下飯，弄來也是白糟蹋的。

平兒：你不用管。（逕自出去）

（賈璉進來，走到床前，拉住了二姐的手，看着她，半響說不出話來。）

二姐：二爺，你爲什麼又要進來呢？

賈璉：你病得這樣，我那裏能不進來。今天我已經請了一位太醫叫胡君榮的，等會就要來了。

二姐：二爺何必再費這些心！我的病是不會好的了！我來了半年，腹中已有身孕，但不能預知男女。倘老天可憐，生下來還可；若不然，我的命還不能保，何況於他！（哭）

賈璉：（哭）你只管放心，靜心調理就是了。我會每天請名醫來給你看，我明天就去向老太太要幾枝頂上的高麗人參來，慢慢滋補，總不會不復原的。

二姐：我的二爺，你別再去化費錢了，我自己身上的病，那有不知道的道理，我這病是醫治不了的，能夠拖得一些日子，讓肚裏的生下來，這就算我心了心

願了，也不枉我們這半年來的情分，也不枉二爺對我好一場了！

賈璉：你別胡思亂想這些喪氣話，一個人總免不了要生場把病的，這一點子病，要甚麼緊！你好好息養吧。

（平兒自己拿了一碗鴿蛋湯進來，見賈璉在着，欲待退出，被賈璉叫住——）

賈璉：平兒，你來！

（平兒走近床邊。）

平兒：二爺，我是看看她們端來的飯菜不能吃的，所以去做碗鴿蛋湯給二奶奶下飯的。

賈璉：倒真難爲你有這好心腸，我將來好好謝你。

平兒：誰希罕你的謝，我是看不過，二奶奶病得這樣，這些不知死活的下人們還要來作踐……

門外的聲音：奶奶的名聲是給平兒弄壞了的。這樣好菜好飯，浪着不吃，却去做甚

麼鷓鴣蛋湯來，還說是我們作踐她！

賈璉：（發火）這是誰的聲音！還不給我打出去！

平兒：還不是那秋桐潑貨！

二姐：二爺省省吧。平妹妹你的好心，我總記着就是了。（端湯來喝）

（善姐兒進來）

善姐：二爺，胡太醫來了。

（平兒連忙迴避出去，賈璉放下帳子，起身相迎。）

（胡太醫進來）

賈璉：勞駕，勞駕。

太醫：那裏，那裏。是不是嫂夫人有點不舒服？

賈璉：（吞吐地）是……是。

太醫：是爲甚麼起的病？

賈璉：已是三月庚信不行，又常嘔酸，恐是胎氣。

太醫：……那麼，請出手來看看吧。

（二姐從帳裏伸出手來，胡太醫仔細按脈，看了半日。）

太醫：若論胎氣，肝脈自應洪大；然木盛則生火，經水不調，亦皆肝木所致。醫生要大膽，須得請奶奶將金面略露一露，醫生觀看氣色，方敢下藥。

賈璉：太醫高見不錯，那末——

（賈璉掀起了半邊的帳子，二姐露出臉來，胡太醫一見，早已魂飛天外，那裏還能辨氣色。賈璉掩了帳子。和胡太醫一起走到桌邊來。）

賈璉：太醫看看如何？

太醫：不是胎氣，只是瘀血凝結，如今只以下瘀通經要緊。

（寫方，授給賈璉，送出太醫。）

賈璉：（走近床邊，上起帳子。）照胡太醫說，不是胎氣，你看怎樣？

二姐：我那裏弄得明白。

賈璉：還是去抓了藥來吃吃看再說。平兒！

（平兒入）

賈璉：你把這藥方派人快去抓了來。

平兒：（接方）是。（下）

（鳳姐扶病進來）

賈璉：你自己有病，還進來作什麼？

二姐：姐姐，何必還要勞動你來。

鳳姐：我的這點子病算什麼！妹妹的病纔要緊哩。自從妹妹病了以後，我那一天不替妹妹求神問卜，我情願有病，只求妹妹身體大愈，倘得懷胎，生一男子，我願吃齋念佛。

賈璉：你何苦這樣！你的好心我是知道的，但願二姐能好起來，要她和你作伴，幫

你經管經管。

鳳姐：託二爺的福分，妹妹的病一定會好起來的。剛才聽說胡太醫來過了，他怎麼說？

賈璉：他說是瘀血凝結，不是胎氣。

鳳姐：別信這老胡塗瞎吹，藥去抓了沒有？

賈璉：去抓了。

鳳姐：快叫她們扔到河裏去，千萬吃不得。

賈璉：也許他的話也有道理呢？

鳳姐：這老胡塗有什麼道理！上回晴雯不是就給他治死的麼？這次是誰的主意又去

叫這老胡塗來？

賈璉：我是叫他們去請王太醫的，回來說王太醫自己也在生病，所以就請了這位

胡太醫來。既經你這麼一說，這藥方就別去吃牠吧。



鳳姐：那纔對。上午我叫人去替妹妹算了命；回來說是屬兔的陰人沖犯了。你們算算看，這裏誰是屬兔的？

賈璉：我那裏知道。

鳳姐：我們算算，只有秋桐是屬兔的。

賈璉：那麼叫她到外邊去住幾天吧。

（秋桐突入。）

秋桐：你們說是我沖了她？我和她是「井水不犯河水」，怎麼就會沖了她？好個「愛八哥兒」！在外頭什麼人不見，偏來了就沖了！我到要問問她呢！到底是那裏來的孩子？她不過哄我們這個棉花耳朵的爺吧了！縱有孩子，也不知是張姓王姓的！你們希罕那雜種羔子，我不希罕！誰不會養？一年半載養一個，倒還是一點攪雜沒有的呢！

賈璉：你別在這裏胡說八道，快給我出去！

秋桐：我偏偏要在這裏，我是大老爺送我來的，二爺要攆我回去，你去稟明大老爺！

鳳姐：秋桐，你不能這樣對二爺說話，沒有一點規矩！二爺要你出去，你就出去！秋桐：好，奶奶也幫二爺攆我走，我走好了。（大哭大叫）

二姐：總是我命苦，二爺，姐姐，你們讓她去吧，反正我也活不長了，糟踢也給她糟踢夠了，這幾天她們連飯也嬾得端進來了，端來的都是些殘菜剩飯，你們看那邊桌上擱的。

（賈璉走過去望了一望）

賈璉：真是混賬東西！這班賤貨都給我打出去，我明天掉好的這裏伏侍。平兒呢？她爲甚麼也不管管？

鳳姐：二爺也不用發氣，都是我生了病不好，只要我眼睛看不到，她們什麼都會做得出！

（平兒進來。秋桐偷偷溜出去了。）

平兒：二爺喊我有事麼？

賈璉：怎麼你在屋子也不管管這班賤東西！你看她們端給二奶奶吃的，是些什麼東

西！

平兒：我那裏沒有看見，可是……（偷張張鳳姐，欲言又止）

賈璉：總是你們都好說話，要是奶奶沒有生病，看她們敢這樣，

鳳姐：真是二爺的話，要給我看見了，不把她們打得半死！

平兒：明天起我來侍候二奶奶吧。

鳳姐：也不用你，我會另外派幾個好的來。

二姐：姐姐也不必費心，平妹妹來更是不敢當，反正我也不要侍候甚麼，就讓她們

弄去算了。

賈璉：那不行！從現在起，善姐兒和秋桐都不准再踏進這屋裏來！還是平兒多勞動

一點吧，將來二奶奶病好了以後，我會重重酬謝你。

鳳姐：既然二爺指定要平兒來，也好，那末你就辛苦一點吧。

平兒：是。

鳳姐：我覺得有點累，我回去歇一歇了。

賈璉：你快去歇一歇。

（鳳姐退出。）

賈璉：我也要出去了，外頭也許有事情等着。

二姐：二爺請出去吧，以後你也不必儘進來。

賈璉：你得好好保重，藥就不必吃了，我明天替你另外請醫生。

二姐：醫生也不必請了，還是讓我自己養歇吧。

（賈璉退出。）

平兒：二奶奶，你真太老實了。秋桐剛才那麼大鬧，要是沒有人給她撐腰，你看她

敢麼？

二姐：是誰呢？

平兒：（欲言又止）二奶奶難道忖不出麼？

二姐：忖不出！

平兒：（過去耳語一句）不是她，還有誰呢！

二姐：我不相信。她待我那麼知心，不信她背後就這麼的！

平兒：你不信也罷，我跟了她一二十年，還有甚麼不知道的。

二姐：要果然如此，那興兒前回說的當真不錯了。

平兒：興兒怎麼說着？

二姐：興兒說她心裏歹毒，口裏尖快，嘴甜心苦，兩面三刀，上頭笑着，脚下就使

絆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要我一輩子別去見她。我當時還以為興兒

吃過她苦，故意在背後說她壞話。現在平妹妹也這麼說着，也許……

平兒：什麼也許，興兒的話竟是句句實話。你別看她當面做得那麼和善，其實她是一個醋罐子，你以為她接你進來是好意，你知道她安着什麼心思。唉，二奶奶，我當時也猜不透她為什麼待你這樣好起來，後來就慢慢看出她的歹計了，我也曾當面勸過她，反被她臭罵一頓。我有時看不過去，給二奶奶添一樣菜，她背後就罵我，我也不和她計較，反正筵席總有散場的一天，這一輩子吃了她苦，下輩子難不成再碰上一席的。

二姐：平妹妹說的一點不錯，我也只怪自己命苦，這一輩子總是完了，何苦再去怨恨人家？

平兒：你還是好好養息吧，有我在，我拚着這條命，也使他們不敢欺侮你。  
門外的聲音：平姑娘，奶奶叫你！

平兒：（向門外）我就來了。二奶奶，我去去就來。

（平兒出。燈光漸暗，稍停，又漸漸微亮起來，那是在半夜了。）

（二姐睡在床上，兩眼睜着，似在思想什麼。漸漸從門口出現了尤三姐的鬼魂，一點點移近來，移至床前五六尺處停住了。二姐已經看見，初是驚奇，慢慢坐起身來。三姐身披長紗，手執鴛鴦劍，神態凜然。她面向二姐，慢慢開起口來——）

三姐魂：姐姐，你病到了這個地步，還不悔悟麼？

二姐：妹妹，你……

三姐魂：姐姐，你爲人一生，心癡意軟，終久吃了虧！你別信那妒婦的花言巧語，外作賢良，內藏奸猾！她發狠定要弄你一死方罷！若妹子在世，斷不肯讓你進來！就是進來，也不容她這樣！

二姐：妹妹……（哭）

三姐魂：現在你已病到如此地步，快照我的話，拿這把劍去斬了那妒婦，一同回至警幻案下，聽他們發落吧！不然，你白白的喪命，也無人憐惜的！

二姐：（哭着）妹妹，我當時貪圖榮華富貴，拒絕了柳湘蓮，那知落得現在這樣的下場！我不但對不起柳郎，我更對不起妹妹！這是我自己作孽的報應，何必怪人家！那妒婦的歹毒心腸，平妹妹也告訴我了，我也何必再去殺她！

三姐魂：唉！（搖頭長嘆，漸漸向門外隱去。）

二姐：妹妹，你別走，帶我一塊兒去吧！

（二姐起床追出去，但追不着，返身回來，呆呆的坐着，思念，長嘆一聲

——

二姐：（獨白）這病是料定不會好了，何況肚子裏又並非是胎氣，我還有什麼牽掛！與其在這兒天天受氣，還不如死了倒乾淨！妹妹要我去殺那妒婦，我又何必再作這孽！（起立徘徊）唉，總是我自己命苦，注定要受這些磨折。可憐我的老娘，妹妹死了，現在我又……（泣不成聲）我也管不了許多！（發狠地）聽說金子可以墜死人，我就……（帶哭，開箱起出一塊金子，拿起一



口吞下，但吞不下去，去拿了一杯茶來，往嘴裏「倒——」

（幕急下）

（全劇終）

一九四七，十二，九。上海